



# 剑歌

## ——少女秋瑾传

程以克

楔子：火

起了微风。

她觉得奇怪，不是七月么？怎么不热？

忘了是临晨。

刚从闷气的房间里出来，猛然感到，四周泛着清新湿润的气息，晨雾里却裹着暧昧不明的味道。

雨滴落下来了，星星点点。恰应验了两年前写下的诗：「微雨生新凉，仲夏如深秋」。

在烁日升起前，纵使是盛夏，也总是凉意深深。

因为她对炎热有永远的饥渴！

不如说是对火的饥渴吧？

喜欢火的颜色——通红、猛烈、纯粹无比、不可侵犯。

喜欢火的呼吸——微细烛火，电光石火，蔓山野火，燎原烈火，都一样地绝灭性喘息，拼到最后一粒灰烬！

对火的渴望，让她想起了几百年前的一个姑娘。

那天，这姑娘被绑在一个高高堆起的草垛上活活烧死。她那么年轻，才 19 岁，熊熊大火包裹着她年轻的躯体，火焰像是碰到易燃物而拼命跳跃，发出劈劈叭叭的声响。

中国国民革命女先烈秋瑾像

那姑娘是一个法国农家女子。她曾经身穿戎装，骑在一头骏马上，在弹火中高举着抵抗侵略者的旗帜。她后面曾经跟随过成千上万被她激励的勇士。

她是作为「巫女」被烧死的。非得烧死不可。她的敌人惧怕任何让她复生的可能。

烧死的那天，她要了一个十字架，不等宣判，直径走上了火坛，对执行者说：「执行你的职责吧。」

火便燃起来了。

但，围观的人们都坚持说，姑娘的心脏从来没有被燃烧起来……

许多年以后，被烧死的躯体和烧不死的灵魂才得到正名，她成了后世各国百姓敬仰的「圣女贞德」。她的清纯、勇敢、机智，她的奇迹般的胜战，以及作为文盲面对一群满腹经纶的大法官做出的精彩答辩，被世代代代传咏。

简直渴望能有这样一场熊熊大火！像贞德一样，在壮烈之火中溶化，散发出珍珠一般、曙光一般的光彩，留下通红的

颜色，留下烧不化的灵魂，留下一片死灰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！

.....

一道亮光滑过。

周围不是没有火呢。

几分钟前，管牢的禁婆打开大门，她已经看见了，门外灯火照天，清军荷枪列队。禁婆发抖，她却坦然地站起来，随着火把上路了。

身边一直有惶惶的火把。现在她被火把簇拥着，一步步地往前走去。

天还没亮。火把却把即将出现的地平线拉得更近了。

但，火才是真正的地平线吧？那里，太阳跳出来、落下去，都是火红火红！

没有人可以杀死太阳！

她轻轻地抿了一下嘴唇。

「靠边！靠边！」宪兵们吆喝着，用枪棍、烈吼和火把劈开一条路来。

一条石子路，仿佛弯到天上去了。

满街是苍黑的万头攒动。

这是去轩亭口。

轩亭口，一条街。街尽头有个涂满红色的门楼，上面挂着一方匾额，匾额上刻着「古轩亭口」四个大字。「古」字已经开始剥落，留下一个「口」字，仿佛一张吃人的口。门楼建造于唐朝，几建几废。此刻门楼旁有一个略为高起的平台，四周是破旧の木栏杆。一列刑具狠狠地立在里面。

都知道，死囚们只有两个去处，或是去水澄巷，或是去轩亭口。

去水澄巷，无人观看，意味着在寂寞中被绞死。绳索拉紧，面颊变色，生命即逝。绞刑虽惨厉，却保留了完整的身体。

去轩口亭，必然是当众斩首。一刀砍下，身首异处，鲜血喷溅。斩断的颈口，是永远的决断，血肉不可复合再生。

轩亭口，一直是斩首强盗的地方。强盗的凛冽、无耻、炼硬，都在这一刀下斩决了。官府历来让人们围观斩决，为的是戒告、警示、恐吓。围观的人们如同看杂耍一样，吆喝着，议论著，刽子手们的屠刀便在一片吵嚷声中斩决得更加利索。

但，这里从来没有斩过一个女子，一个像她那么清秀娟丽、会做诗、看起来甚至有些柔顺的女子。

人群里有一个青年，他深深地凝视着她。

昨天他亲眼看到她的长袍怎样消失在校园里。

青年在大通学堂就读，她就是他的教官，他的首领。她常常身穿长袍，蓄着发辫。虽是女子，却有着不同的威严。昨天清兵们破门而入时，她也是这身装束。混乱中她被清兵押走了，青黑色湖皱长袍上溅着血污。她路过他，两人目光正好相遇。青年看到，她面色微红，两目奕奕有光，神色如同以往给他们上课一样。但，四周是猛烈高昂的嗤喝，还有真枪实弹的清兵。青年的眼睛顿时一暗，心怦然慌乱地跳动……

今天，又一次看到她了！最后一次……



「让开！让开！」此刻宪兵们吆喝着，用烈吼和枪棍劈开了最后的道路。

她走过来了，哗啦哗啦。

今天，她身着汉衣白褂，脚蹬高底皮鞋。青年感到一丝宽慰——她没穿死囚的衣服。但她的双手被牢牢反绑着，脚上拴着的是沉重的脚镣，每挪一步都是凄仓沉重的响声。

对青年而言，那声音每次敲响，仿佛都敲出了她的一句诗来。他和许多崇拜追随她的青年们一样，都曾被这些诗句所感动：

咣唧唧——「休言女子非英雄」……

咣唧唧——「拼将头颅换凯歌」……

咣唧唧——「粉身碎骨寻常事」……

咣唧唧——「但愿牺牲报国多」……

青年不忍，闭上了眼睛，一道热泪悄然滑落……

她走过来了，哗啦哗啦，每挪一步都是脚镣敲响的声音，  
终于，她站到了平台上。

「跪下！」刽子手们强行地把她按了下去。

「稍等，我要和熟人告别。」她挺了挺身子，仰头向围观的群众望去。

天色尚暗，看不太清楚。黑压压一片，好像有成千人了。  
想起来，那天火烧贞德，也是万人聚集，万头攒动……

拥挤嘈杂的人群，此时突然安静了下来。

提醒了她，哦，真的要走了！

昨夜，面对一页白纸，她书写了一个大大的「秋」字。想：  
「那是我的姓，跟随我每时每刻」。低头再看了一遍，这个  
「秋」字，笔触刚劲有力，正如她渴望的秋风一样！

看来是要走了！她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……

要说的话，难道是一张白纸能够承载？

于是写下一行字：秋雨秋风愁煞人！

掷笔，方感叹，从此再也见不到亲人、同志了！

还有赤地千里……

……

「跪下！」刽子手们终于把她按倒在平台上。

头顶，是黑重沉默的刑具。

她心静心平，甚至多少有点如愿的感觉——啊！那将用我喜爱的刀剑！

于是，心头一振！

就这样走吧！在大众围观的广场上，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用她一生喜爱的刀剑！——既然不能用火。

一生喜爱的刀剑，那是她十几岁时开始，一大早起来操练过的刀剑；那是她会写诗以后，吟咏歌颂过无数次的刀剑；那是她近几年来一直佩戴、引以自豪的刀剑。曾经幻想，这刀剑将如同荆轲刺秦王的匕首一样锋利、勇猛、在所不惜、流芳百世。

曾经用过多少词汇来描述刀剑：玉龙、利器、龙泉、宝刀、干将、吴钩、昆吾、莫邪、白刃、三尺、鲁阳戈……

多少次对自己说：要像刀刃一样的强韧。

今天，这是表现这强韧的时刻了！

好吧，就用我喜爱的刀剑！

她坦然。

再次向人群望去。没有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没有看到流泪的青年。

于是闭上双眼，垂下头用低沈的声音唤：「可以了。」

这么平静，仿佛是在评价一幅刚绘制好的画、一首刚谱写好的歌。

心里没有一丝的荒凉！

最灰败的身影，莫过于大难临头时的鼠胆、退却、仓皇吧！

刽子手手中的屠刀终于挥立起来了——哐啷！

她身体向前扑倒，头颅顷刻滚落在地，脖颈处，潮水般涌出一股热流来。

哐啷！刀落地，血喷涌，一片鲜红……

血喷涌，轰然出涧，一泻千里……

火一般……

浪一般……

珍珠一般……

曙光一般……

……

太阳渐渐升上来了，让溅落的血散发出珍珠一般曙光一般的光彩，十分美丽。

那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。

那，是火的颜色。

## 第一章：浪

### 1. 沙滩上的印迹

福建厦门海边，一个平常的秋日，浪以它的均衡步伐轻轻翻涌。

沙滩上欢快地奔跑着一双儿女。潮水过来了，他们便哈哈大笑起来。一双赤脚踏在浅滩上，微凉清新的感觉一点点爬了上来。

突然，男孩子停下来，用手指在退了潮的湿滩上划下了一个字。

「哥哥，你划的是什么画？」

「秋瑾，那是字，不是画。」男孩子很骄傲地抬起头来看  
着妹妹。这是他刚认得的字。

认字大概不容易，祖父和父亲一生都在拼命认字，然后去  
考试，考上了就做官，邻里都敬重，家里也会亮堂宽敞起来。  
考试肯定是吃力的事情，祖父和父亲考不好的时候全家都阴  
暗暗的。当然，这是听妈妈说的了。祖父和父亲现在都在做  
官，所以全家从家乡绍兴搬到这里来了。

不过，认字也挺好玩的，一笔一划，可以勾出不同的形状。  
念出来，七个五个一段，歌唱一般。

「我以后也要认字。」小女孩盯着沙滩上的划印认真地说。

「女孩子不需要认字。」虽然小哥哥还没有上私塾，他  
知道私塾堂里坐着的都是男孩子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

话没有说完，潮水便涌上来，一下子把那些浅浅的笔划冲走了。

却没有冲走秋瑾的愿望：「我要认字的！」她坚定地说。

小哥哥八岁，只比秋瑾大三岁。好多事情他也说不清。

为什么女孩不需要认字？就像为什么潮水一拨拨地涌来，把刚刚划出的字冲走一样……女孩子认字没有用处吧？妈妈那么喜欢吟诗作词，不也只是在家里当妈妈吗？像祖父和父亲那样的男人才能够出去做官的。城里的商人、官兵，小贩、甚至唱戏的、玩杂耍的，统统都是男人。私塾老师也是男人。女孩子认字，大概就像在沙滩上划字一样，划了也是白划，总是要被潮水冲走的。

潮水退下去了。秋瑾摇着哥哥的臂膀说：「再划个字给我看，再划个字吧！」

小哥哥蹲下来，妹妹小小的身影立成了一个影子，遮住了柔柔的光。他把手指放进沙子，一下一下地划下去。划完了，一抬眼，目光正落在妹妹的赤脚上。对五岁小女孩来说，那是双大脚呢，他看到妹妹的大脚趾一翘一翘的。

秋瑾挪动了一下，蹲在一旁看字。浅浅的沙滩上，留下刚才秋瑾印下的两个脚印。那是双大脚印，十个脚趾头无所顾忌地伸张着。人们把这叫做「天足」，也就是自然的、没有被约束的双脚。

哥哥解释：「这个字是人，加上一横，就是大，再加上一横，就是天。因为天在上面嘛。天比『大』还大呢。」

秋瑾伸着头看，心里想，真有意思。她也学着用小手指在沙滩上划起来。

哥哥拉了她一把，说：「到那边玩去！」

「不嘛，我还没有划完。」

「明天还可以划呢。」

是的，有多少明天呢！兄妹俩经常到这海边来。海边很长，对面还有一个小小岛屿鼓浪屿。厦门是个温暖的地方，冬季不用穿棉衣，海边是随时可以来的，不仅仅是这个秋季，不仅仅是今天。

在秋瑾和小哥哥眼里，今天和明天没有什么不同。

不知道，是否明天还可以留下自由自在的脚印。

也不知道，看似平静的海面里，随时会翻出什么样的泡沫。

其实那是个泡沫的年代——人如浮沫，因为中华民族水深浪阔。外面的世界，一夜之间就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改变，甚至灾祸和战乱。只是秋瑾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做官，他们

兄妹因此有了一个和美的家，一个温柔的妈妈。家里还有佣人和帮工。眼前，满目都是草木无恙，风和浪静。长大了以后，他们才体会到那是一段多么难得的平静。

「誉章——秋瑾——」有人唤过来了。那是妈妈。

这么急急地唤，为什么？

「回家，回家了——」妈妈又唤。

兄妹俩便撒开腿奔跑起来，一前一后，沙滩上留下两排赤足的印迹。

## 2、六条毛蓝布

跑进家门，秋瑾有些诧异。

家中大堂，已经摆成祭坛，焚上了香烛，一派寻常。

香烛缭绕出的气味，一直是秋瑾喜爱的。她好奇地走上前问：「妈妈，今天做什么呀？」一点戒心都没有。

「孩子」，妈妈和往常一样温柔，一把将女儿搂在胸前，说：「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。」

「重要的日子啊。」秋瑾喃喃重复。

「是你的重要日子。」妈妈强调这个「你」字。说完了，她把女儿抱到了大堂的高椅上：「坐在这里，不动。」转身走了。

秋瑾坐在高椅上，两腿悬空，一双赤脚自由自在地来回摆动，新鲜的水滴也跟着晃来晃去。五岁的小娃，至今还没有吃过任何大苦。她总是快快乐乐地，在妈妈和哥哥的疼爱下，小嘴常常笑出一朵花来。

她是个很秀美的孩子，鼻梁异常高直，眼睛滚圆，嘴唇有棱有角。她的俊秀带着十足的灵慧。后来父亲开始疼爱她了，因为她绝顶聪明。哥哥在一旁念的句子，她总能很快地背咏出来。只是父亲老是惋惜：要是个男孩子，将来一定成个秀才。

但她是个女孩子。

这是她的命运。

不过到了今天，她才真正面对这个命运。

妈妈进来了，手里捧着一大堆东西。

那是什么？六条毛蓝布，还有热水盆、剪刀、剃刀、针线、明矾……

还有妈妈凝重的神情。

「做什么？」这次秋瑾有点不安了。

「来，孩子」，妈妈平静地说：「今天要给你缠脚。」

秋瑾不是个一惊一乍的孩子。她乖乖地坐在高椅上，有点好奇地看着妈妈把自己的双脚放进盛着热水的盆里浸泡。刚刚在沙滩上自由放任的双脚，被暖暖地揉搓着，十分舒服。

妈妈的声音，也像海浪一样，一波一波地涌了过来：

「女孩子，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出嫁。出嫁，就是找到一个好婆家，养儿育女，像妈妈今天一样。找到一个好人家，就是一生的幸福了……」

「你坐好，妈妈今天要为你缠足。啊，祭坛和香烛是为了保佑你缠足平安顺利，这是『小脚姑娘』的仪式……」

「只有好人家的女孩子，才有条件缠足呢。缠好的双脚，过几年就会变成很好看的形状了。有了好看的小脚，女孩子才能够找到好婆家……」

妈妈没说，缠足很疼。

热水已经变得微凉。妈妈把秋瑾的脚用毛巾擦干，放在自己的腿上。她先揉了一下秋瑾的大脚趾，然后就开始扳动大脚趾以外的四个脚趾。被热水泡软了的脚，微红酥软，像刚刚出笼的小热馒头。

妈妈继续扳动着四个脚趾，幅度越来越大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秋瑾年纪小，骨头软，并不特别痛，但这嘎吱嘎吱的声响让她越来越不安了。

突然，四个脚趾在妈妈决然的手掌里，拼命地向脚掌里面折过去。



「哎呦！」秋瑾忍不住叫了起来。

「没有什么，就好了。」妈妈安慰着。

妈妈把明矾抹在秋瑾折到脚掌里的脚趾上，然后拿起了毛蓝布。

六条毛蓝布条，每条都是一丈长。妈妈把它们一条条地牢牢裹在弯曲了的脚趾上。裹完了，用针线把它们缝牢。一针一针，密密麻麻。缝好了，佣人递上尖头袜子。袜子套上去以后，双脚看上去像两个尖尖的小白萝卜。

接着套上一双尖头黑布鞋。

终于完成了！大家都吐出了一口气。

佣人嘀咕：真的要在四五岁的时候裹脚呢，不然骨头太硬，疼得哭天喊地。

「下地吧。」妈妈小心地抱起秋瑾。妈妈看了一眼香火，想，今天很顺利。

但，妈妈知道更深的疼痛在后面呢。折断的皮肤会腐烂变质，然后形成没有用处的肉瘤，翻卷得像莲花一样。秋瑾的脚本来就大，如果不裹脚，她的脚差不多会长到今天 的两三倍。但，这些毛蓝布条和密密麻麻的针线，会牢牢锁住她双脚生长的挣扎。毛蓝布条裹得这么紧，几天下来就会发臭，以后要每三天拆开一次，清洗、挑泡、上药，再紧紧裹牢、缝死……直到生长的双脚彻底放弃抗争。

妈妈没说，那真是很痛很痛、很痛很痛的。

「下地吧。」妈妈小心地把秋瑾放在地面上。

这是第一次。秋瑾试着向前迈去。但，折断了的脚趾横在地面与脚掌之间，疼痛立即传遍了全身。她叫了起来「不要——」

「先用脚根落地。」妈妈说。

秋瑾照着做了，一点点地挪动了步伐，扶着墙，仍然摇摇晃晃，疼痛钻心。

然后，妈妈看到她落下了前脚掌，心里一怔，她没叫疼！

突然，秋瑾扶着墙不走了，她回过头来问：「为什么哥哥不裹脚？」

### 3、女儿如花

「为什么哥哥不裹脚？」这个问题难道还是个问题吗？因为你是女孩子啊！

因为你生就是个女孩子啊！就像是你的声音细细轻轻、你的肌肤白白嫩嫩，你的笑容妩媚动人……

因为你生就是个女孩子啊！就像是你力气弱小，身骨纤细，智慧平庸……

女孩子，本不就该躲在大人们和男人们的后面，羞答答地露出半个脸来嘛？……

可是秋瑾清澈的大圆眼睛，不肯罢休地牢牢盯着母亲，固执地问：「为什么男孩子就可以不裹脚呢？」

妈妈的胸口涌上了一腔酸水。这道理，怎么对秋瑾说？究竟为了什么，要忍受那种骨头折断的痛苦，把自己的双脚摧残成窝窝头状的东西？

妈妈想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「孩儿啊，你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子，对不？」

秋瑾愣住了。秋瑾有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有个洁白无暇的鹅蛋形脸孔。

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个美丽的女孩子呢？很小的时候，秋瑾就老听人们夸奖：真漂亮！好美丽！

对了，要是有人夸哥哥「好美丽」，是不是有点听着不顺耳呢？

男孩子，只要高高大大，威武地站立着就行了！

妈妈点点头：「是啊，女孩子，将来要做的事情和男孩子很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女孩子要像花一样的美丽！」

妈妈不经意地收拾着剩下的裹脚物品，接着说：「咱家有个亲戚，长到十多岁的时候，出落得像水莲一样秀美。她很温柔，又很乖巧，也很会做女红。但人们夸得最多的，还是她那双三寸金莲。」

「三寸金莲？」

「嗯，比这个还小」，妈妈伸出一个手掌比划着。

「我的脚比这个还小呢！」秋瑾忘了疼痛翘起了一只脚。

周围人听了都扑嗤一笑。

「可是你长高了以后，脚也要跟着长啊，如果现在不裹脚，你的脚就会长得那么大！」妈妈把两手拉开来比划着。

秋瑾盯着妈妈拉开距离的双手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大声叫道：

「哦，就像齐妈一样的嘛！」

众人的眼光哗的一下都扫向了一个角落。

那里，佣人齐妈站立着。她那双出奇大的脚，伸在破旧的鞋子里。秋瑾看到，那双大脚挪动了一下，仿佛想藏到什么地方去，而双脚上面的裤腿却嗦嗦地抖动起来……

妈妈发话了：「儿啊，这你就不懂了！凡是书香门第、大户人家的女儿，都一定要裹足的。」妈妈的语气不容置疑，仿佛在说，你以后又不当齐妈！

其实，挨着佣人们在场面，妈妈咽下了后面的话：凡夫走卒、寻常百姓家的女子，才没有条件裹足呢。她们一生要为生计奔波劳作，才会有这么大的脚。这么大的脚，终日被人取笑！而只有裹足的女孩子，才有可能嫁到好人家……。女孩子，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嫁人啊！

但是，如果这么说了，恐怕秋瑾还会问：「为什么要嫁人就要裹小脚？」该怎么对她说呢？因为男人们见到小脚就着迷？因为所有让男人们着迷的事情，我们女子都要尽心尽力，用一辈子的力气去做？

第一次地，妈妈心里有点吃惊：我这女儿，小小年纪，小小脑瓜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？

正在这时候，好奇的秋瑾忘了已经被缠裹的双足，开腿向齐妈跑去。

「啊啊！痛啊痛啊！」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哇哇大叫起来。

妈妈叹了口气。

世道不就是如此嘛！女儿的嚎叫响彻云霄，母亲们紧紧抿着双唇，狠狠地把她们的双脚骨头折断，再把脚趾头压在脚掌下，让它们腐烂变形，成为莲花状的肉瘤。所谓「小脚一双，眼泪两缸」。一代一代地，女人们哭着，然后成为母亲，然后自己为女儿拿起六条毛蓝布……

妈妈知道，就算女儿秋瑾不是个娇嫩的女孩，就算她不爱哭，这疼痛要一直伴随着女儿，直到所有的腐烂结成坚实的肉瘤莲花，再也不会改变形状。

肉瘤莲花，也被看做是花！



#### 4、两色漩涡

大堂里有件物品，让哥哥和秋瑾好奇。

哥哥问妈妈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那是一块石雕，一个圆形里刻着两个漩涡，简单的两色。

漩涡蜿蜒弯曲，仿佛两只紧紧相扣的手。

「这边的颜色好深呢。」秋瑾轻轻抚摸着深色的漩涡说。

那是深沈不见底、厚重无比的漆黑。

妈妈解释说：「这边的深色，代表着强壮、力量、进攻，那是阳。你们看这边，浅浅的白灰色，代表着顺从、温柔、洁美，那是阴。天下的东西，都有阴阳之分，就像是动物有雄雌一样。天下就是阴和阳组成的。」

「阴……阳……」五岁的秋瑾突然抬头问：「那，我是阴还是阳呢？」

「当然是阴了。所有的女孩子、女人都是阴性的，花也是。」

「那我就是阳性的了？」哥哥很高兴地说。

「是啊，因为你以后要长得高大强壮。」

「高大健壮用来干什么呢？」秋瑾问。

「用来做需要用力气的事情啊。」

「什么是需要用力气的事情呢？」

「打仗！摔跤！」哥哥挥了挥臂膀，好像马上就可以打仗摔跤似的。

「噢，打仗、摔跤……，那是很大的事情啊……」，秋瑾喃喃地说。

妈妈连忙说：「不不，还有很多大事情呢。比如当官、养家、种田、开店。你看，这些都是男人去做的吧？」

「连小贩都是男人呢！还有磨剪刀的、收旧货的……」，哥哥这么说。

「妈妈，是不是说，阳性总比阴性好，男的总比女的强喽？」

「唔，这个嘛……」，妈妈犹豫起来。

有件事情她没法对秋瑾说。

五 年前秋瑾出生，当父亲看到是个女孩子的时候，掉头而去，不再进妈妈的房间关照。妈妈当时就伤心落泪了。女孩子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呢？生下来就不招人喜欢， 长大了嫁出去，只被看作是「泼出去的水」。男孩子就大大不同

了，至少在我们家，他们可以读书，功成名就，女孩子却要一辈子做别人的附属……。几千年都是这么教导的，妇女是要从人的：幼年从兄，出家从夫，夫死从子……

不几天前，妈妈给幼小的秋瑾讲过一个著名的女子：

「她叫班昭，很有名，很有才气呢。」

「她在哪里？我要去见见她！」

「她早早就没有了，那可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天下人都知道她。」

「她为什么那么有名呢？」

「因为她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，那是写给她女儿的。后来天下的女儿们都学习这本书。以后，你也会学习这本书的，这本书的名称是《女诫》。」

当时秋瑾一听说要读书，猛地想起了哥哥在沙滩上划字的情形来，她高兴地拍着手说：「好哇好哇！我要快快长大去读这本书！」

妈妈没有对秋瑾说，《女诫》里面第一章的题目是「卑弱」，书中说，女孩子从母亲身体里出来以后，要放在床下睡三天，表示女子的地位很卑下、很柔弱……

妈妈每次看着无忧无虑、聪颖无比的秋瑾，心里都升起一股遗憾来。不管秋瑾愿意不愿意，她这辈子都要尽心尽力学会做个卑弱的女人了。这是她的命。她将要学习《女诫》、《内训》、《女论语》、《女范捷录》，学会敬顺、专心、曲从、柔和、守节、贞烈、孝行、修身、慎言、谨慎、勤俭、节制、警戒、积善；学会事父母、事舅姑、事丈夫；学会立身、习礼、营家、待客、祭祀、母仪、睦亲、慈幼、逮下、待外戚……

哦哦，光念这些章节的名称，都太冗长太沉重！女子也不好当啊！全然不是仅仅让人呵护的美丽花朵……

「哈哈！」秋瑾爽朗的笑声，打断了妈妈的沈思。

原来，兄妹俩把这块阴阳石雕端到窗口那边去了。秋瑾指着那块石雕对哥哥说：「快看！这道白色的漩涡亮闪闪的！」

果真，借着窗口射进来的光，白色的漩涡像是镀了一层银色的薄膜一般，竟然发出了微亮的光芒来。

于是妈妈这么安慰秋瑾，也算是安慰自己：「女人其实很重要哩。女人要在家相夫教子。没有女人，没有阴性，这个世界就会不协调了。」

女人，娇羞、妩媚、矜持、典雅、顺从、洁白、清贞、沉默、隐忍、牺牲。

男人，威严、雄健、豪放、英武、敏捷、沈稳、庄重、敦厚、儒雅、超诣。

阴和阳，男人和女人，就像那两个漩涡一样，互不兼容，却又紧紧相抱。

石雕被放回了原位。

可深深的疑惑却悄悄在秋瑾心底埋下，伴了她一生。

嗯，外面的世界都是男人。他们打仗，他们当官，他们种田，他们摔跤……哥哥说了，连小贩都是男人！女人呢？女人在家抱孩子做饭。女人还要裹脚……裹脚，就是为了让男人高兴呗，男人高兴了，才把你娶回家做太太，然后你就给你的女儿裹脚……

秋瑾一想到这里，就把小小的眉头皱起来了，本来很秀美的脸孔，变得不那么好看了。

这天晚上，秋瑾的眉头又紧紧地皱了起来。从第一次裹脚那天起，整整一年过去了。今晚要换裹脚布。打开来的烂布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恶臭，秋瑾看了一眼腐烂的脚趾头，禁不住别过头去。一会儿，她又好奇地试图动动脚趾头，可是，它们再也不会动弹了！所有的神经已经死去，无论秋瑾怎么用劲，它们连轻微抬一抬都是不可能的了……

接着，程序同样：洗脚、泡脚、挑泡、上明矾、拿出新布来，一层一层地紧裹……，每道程序，都是小小女孩拼命地咬着嘴唇忍住泪水的过程。

现在，秋瑾想起第一次裹脚时大堂里飘绕的熏烟。「小脚姑娘！」大家亲切地呼唤着，像是唱一首美妙的歌。仿佛跨过「小脚姑娘」的仪式，便是一片郁郁葱葱了。全不知，那不过是一道闸，咔嚓一声门闸落下，五光十色的世界都挡



在门外了。门这边留下的是什么？难挨的苦痛，卑弱的心灵……

于是，顽固的问题又冒了出来：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裹脚？

不懂不懂！天下的事情就是弄不懂！妈妈说不清，谁也说不清！

能够懂得的，只有彻骨的痛！

那时秋瑾太小。她不知道，有个地方叫苏州，那里有个灵岩寺。寺庙客堂里挂着印光法师写的大字：「极乐世界，无有女人，女人到此，化童男身。」

都是男人的天下。

甚至，死后，也只能是男人的世界！

## 5、哥哥到哪里去了？

不开心不开心！实在不开心！

最不开心的原因，是不能跟着哥哥跑来跑去。

真气人！连小她不到三岁的妹妹，都比秋瑾跑的快。更不提周围其它男孩子了。现在，一听到院子里小孩子们聚在一起的熙熙攘攘声，秋瑾的心就会又痛又痒，别人出去玩，她只能望着小小粽子般的双脚发愣。

每次大伙跑出去疯玩了一阵以后，秋瑾都会从妹妹那里打听到细节，「那个庙会好热闹啊」……「街上有个小贩今天卖一种粘粘糖，很好吃。」……「我们看了一场杂耍。」……

妈妈便安慰：「再过一段时光，你的脚就不会那么痛了，那时候就可以到处跑了。」

秋瑾天真地相信，等到不疼的时候，纵使是小小粽子脚，她也会跑得如风一般呢！

这个愿望，每天早上都像小芽儿一样，悄悄在心里生长，尤其是隔着窗户，看着哥哥准备带领妹妹出去玩的时候。

可是今天好奇怪，院子里一直静悄悄的。

妹妹推门进来：「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」

「咦，你怎么没和哥哥他们出去玩呢？」

「哥哥走啦。以后天天都要出去读书。」

于是秋瑾推门出去，急急地四处找：哥哥到哪里去了？哥哥到哪里去了？

家里人，除了妈妈，秋瑾和哥哥最亲。

小时候两人同睡过一床。中午吃饱了玩累了，秋瑾有时还揽着哥哥午睡。秋瑾爱干净，但哥哥的脏腿脏袜子，甚至哥哥睡熟了流出来的口水，她都不嫌。

两人只差三岁，所以很亲近。但妹妹也只差三岁，怎么不那么亲近呢？真奇怪。

也许，下意识中，秋瑾羡慕的是男性吧？她做梦都想当个男孩子！做男孩子，就不用裹脚，就可以随心所欲到喜欢的地方去。像今天这样，如果是个男孩子，她就不用四处寻找哥哥，而是早早跟着哥哥出去了。

可是，哥哥到哪里去了？

妈妈解释说：「从今天起，他到私塾先生那里上课。」

这件事情，简直像一个重槌子，砰地一下敲中了秋瑾的心。

秋瑾知道私塾是什么地方。

一次她和哥哥跑到一个大院子外面，听到里面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。秋瑾兴奋地说：「这首诗妈妈念过，我也会背诵的！」

那个夏日，有晴朗辽阔的天空。孩子们的齐声朗诵，毫无阻拦地向上飘去，恍如一阵揪人心魂的钟鼓梵音，在空中回荡不绝。

秋瑾当时就下定了决心：我以后一定要进私塾念书！

「我要和哥哥一样去私塾念书！」这会儿，她大声地对妈妈说。

妈妈抬头一看，不得了！才七岁的女娃，那双眼睛太不同寻常了！

秋瑾的瞳仁无以伦比的黑澈，她稍微移动视线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场可爱的梦在眼前浮动。

妈妈的心动了……但，马上她又叹了口气：「只有男孩子才能进私塾。而且，小孩子们都要背着手规规矩矩地坐着，听老先生讲课，所有的书都要一字不拉地背下来，背不出来先生要打板子的。」

秋瑾眼睛眨也不眨，重复着同样的话：「我要去私塾读书！」

这么坚定的口气，让妈妈愣住了。妈妈只好说：「没有一个女孩子去读私塾。就像没有一个男孩子裹小脚一样。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呢？」

「那男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呢？」

「他们读了书要参加考试。考试特别难，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考过去」，妈妈细细数着各级考试：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状元……，然后骄傲地说：「你祖父和父亲都是这么一级级地考过来的。咱家有好几个举人呢！」

「考上了举人又怎么样？」

「做官啊！像你祖父和父亲现在这样。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家，才用得起仆人，才有钱把你哥哥送到私塾去读书。」

秋瑾用力抿着嘴唇，半晌不说话。突然她问：「妈妈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考试做官吗？」

妈妈摇摇头。忽地，妈妈想起来了，「哦，以前有个女状元，不过她是男扮女装去考试的，不算。」

秋瑾又问：「那，有没有一个女人和男人一样去读书上学？」

「啊，以前有一个女孩子，装成男孩子去读书的，妈妈以后给你讲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全中国几千年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上学堂读过书呢。」

「可是，妈妈你也识字的！」秋瑾知道妈妈识字。多少次妈妈都把秋瑾抱在腿上，手里拿着个本本，一行一行地念给秋瑾听。那些诗歌，秋瑾虽然不解其意，但听久了都牢牢记住了。

这边，妈妈也在回忆，她自己曾经是一个多么喜爱读书的女孩子啊。正因为喜欢读书写字，才成了有名的「老姑娘」，以 27 岁的「高龄」出嫁，当时的新婚丈夫，也就是秋瑾的父亲才 22 岁。



哦！丈夫，秋瑾的父亲！妈妈的气叹得更深了——「咳，你父亲不会让你去读书的。你不能违背父亲的旨意啊！」妈妈把父亲这两个字念得又沈又重。

父亲！这是个多么威严的字眼。提到他，秋瑾总要下意识地抬起头来，就像平时抬头看山看天空一样。

父亲不常在家。在家的时候会有慈祥的笑容，最近，他对秋瑾这个女儿渐渐有些疼爱了。可是，不管他在家还是不在家，他的威严都四处弥漫，占领着这栋房子的每个角落。

当时裹脚，妈妈也这么说：「不可以违背父亲的旨意！」

父亲，是家里的支柱，是众人的靠山。

父亲，更是不可争辩、不可逆杵的权威！

闷不吭声的秋瑾，悻悻地走了出去。

从此不再有天真的笑容。

饭桌上听哥哥叙述私塾的种种，脸更是阴沈地拉了来了，完全不像个小孩子。

这些天来，无论妈妈怎么哄她，她都闷不吭声。

终于一天，妈妈这么唤道：「瑾儿……，来，明天你跟哥哥一起去私塾读书。」

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」秋瑾的呼叫声，简直可以冲破房顶。

「小声点，这可是暂时瞒着你父亲的！」

秋瑾拼命地点头，心中的喜悦却抑制不住地喷发出来——终于可以上私塾读书了！

若不是有疼痛的小脚，秋瑾会撒腿在院子里奔跑。

两年前和哥哥一起在沙滩上用手指头划出的字，大大地呈现在她眼前，像高山，像海洋，像天空……

裹脚的疼痛仍然天天伴随，但，能读书真是太快乐了！和哥哥一起坐在私塾堂里，学着写弯弯曲曲的中国字，背咏琅琅上口的动听诗文，那便是寒潮中的火炉、阴雨中的太阳！

她，大大的眼睛，从那一刻起，变得更加清澈、明亮。

大大的眼睛，饥渴地张望着，里面全是飞扬的喜悦……

## 6、赤地千里

读书、听课、背诵、老师的严厉，这些对秋瑾来说，都没有任何困难。

大院、家族，日日生息，带来的也都是平和、温暖、富足。

半年以后，裹住的小脚不太疼痛了。不上课的时候，秋瑾开始和哥哥一起到处走动。有时也去祖父和父亲的工作场所玩耍。

一天下了课，秋瑾和哥哥一起到厦门港的码头。那里停满了外国各式各样的大船，是个到了晚间都十分热闹的地方。

兄妹俩兴冲冲地走在街上，突然听到一阵吵嚷声。

「Chink! 」

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」

「Chink! 」

秋瑾看到，一个人躺在地上，衣衫褴褛，面如菜色。不知道是累了饿了，还是不小心摔倒了，他躺倒在地，刚好挡住一辆人力车。人力车上坐着个洋人，他正气势汹汹地责骂着。

「哥哥，什么是 Chink? 」

哥哥没回答，脸却涨得通红。

旁边有个大人小声对秋瑾说：「骂人的话，就是『中国佬』的意思。」

Chink！像是鞭子甩了过来，脸上被狠狠地抽了一下！

.....

终于到了码头。那里船只已经排满，各色的旗子在船尾飘扬，一派繁华。

码头上的工人们繁忙穿梭着。不远处有个上年纪的苦力，正扛着很沉重的物品，摇摇晃晃地从大船上的木桥上走下来。

「那只船运的是什么货物啊？船好大好威武！」哥哥指着附近一艘大船说。

有个工头模样的人没好气地说：「那可不是商船，是英国军舰！」

军舰？兄妹俩伸了脖子望过去，果真，上面有高高耸立的大炮。

为什么英国军舰要停在这里？

父亲支支吾吾地解释：「这样的，中国早些时候打了败仗，和人家立了条约。其中一条是，把厦门作为贸易通商的港口开放给外国人。不过嘛，说是开放的港口，其实是和被英国人占领差不多了。」

占领？这个词，秋瑾不甚理解。

但，总不是什么好事情了。她听得出洋人们的声调和口气。那些声音既不友好也不温和，都像是在说「chink」时的那种腔调。

有时候，洋人脸上也挂着笑，可怎么看，都有一种轻蔑的神情。

秋瑾永远记得这一幕：一个洋人坐在敞篷汽车里，车后尘土飞扬，尘土覆盖着一群脏兮兮的跟着汽车奋力奔跑的男孩们。他们纷纷叫嚷：「大人，请赏点钱吧！请赏点钱吧！」

车里的洋人起先一脸不耐烦。接着，他心血来潮，突然向后倾着身子，往尘土里抛洒了一把零钱。男孩们一哄而上，为着几个铜板互相推搡，立刻打起架来……

这时，洋人的脸挂着微笑，因为这微笑，轻蔑的神情更加明显、刺眼了……

那次，秋瑾呆呆地路口看着这一幕，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下……

其实当时她根本听不懂，那洋人嘴里正像吐瓜子壳一样，吐出的这些英文字来：贱民！黄祸！叫花子！……

她更听不懂那些洋人们的嘲笑：「这些中国佬，只要能活下去，让他们把亲娘老子卖了都干的！哈哈哈……」

「哈哈，听说鸦片战争时期，这里不少人当汉奸哩。呵呵，一盘散沙、有家无国、崇洋媚外、长于内斗，好不了啦。哈哈……」

但，她听得懂口气，看得清表情。从这些口气和表情里，她第一次隐隐明白了，什么是耀武扬威、专横跋扈。

多少天来，一群小孩子追车要铜板的一幕，一直在秋瑾脑海里浮现。

只是不懂，这不是中国的土地吗？为什么洋人可以在这里趾高气扬？



而，为什么本是自己国土的主人，做官的、码头当工头的，连同祖父和父亲在内，都对洋人点头哈腰，毕恭毕敬，连仰望的眼神都带着胆怯和惶惑？

有一次秋瑾跑到祖父的办公室里玩。玩到一半，大门砰地被撞开，进来三个英国人，他们对着祖父叽里呱啦指责一番，还对祖父百般羞辱。秋瑾看到，平日威严无比、说一不二的祖父，竟然把腰都弯到桌子底下去了，他点头如捣蒜地说：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了，一定一定！」

英国人走了以后，秋瑾半晌说不出话来，突然她站起来说：「这些该死的红毛人！」

祖父吓得立即捂住秋瑾的嘴巴：「谁教你说『红毛人』来着？」

秋瑾没有说，那是妈妈说的：「红毛人这么厉害，这样下去，中国人都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。」

当时，没有人对她说，「东方代表了落后、怪异、神秘，狭隘，西方代表了先进、文明、开通、理性」。由于这个论点，洋人们才如此地在厦门的大街上、码头旁，毫无顾忌地抛洒他们的轻蔑、鄙视、骄傲、专横。

不久，父亲职务调动，秋瑾随家人去了上海，又从那里渡过了大洋，坐船去了父亲任职的台湾。

从那以后，秋瑾才渐渐知道，外面的世界，赤地千里，山川雄伟，海浪汹涌。秋瑾才渐渐明白，世上的人生来是不一样的。有一群族，可以如此卑微地生存，「卑微到尘土里去了」……

## 第二章：诗

### 1. 韵律的魅力

现在一听人提起「私塾」、「念书」这类字眼来，秋瑾心中就乐开了花。

每天早上起来，怀着的都是同样的盼望：今天要学哪一首？

最初都是简单的文字，《百家姓》，《三字经》。

满堂的学童都背着手，摇头晃脑，很得意地跟着背咏，仿佛大家坐在一只小船里，顺着波浪上下起伏，顺流而下……

《百家姓》虽然没有意思，但秋瑾还是兴致勃勃地背诵，下意识里，她只想证明自己不比一起读书的男孩们差。

一点也不差呢。她有天分，过目不忘。

《三字经》念起来朗朗上口，有意思多了。

就是回家，帮妈妈做事情的时候，秋瑾常常会顺口而出一些句子，带着节奏，像哼歌儿一样。

妈妈便会挑几句来考问：「教之道，贵以专，什么意思啊？」

「老师没说。老师说，只要会背了就好了，一辈子有用。里面的意思我们以后长大就会明白。」

旧时的教学法，直接、强迫、一板一眼、毫不含糊。于是，所有的经典就刻在脑子里了，一辈子不会忘记。就是到了出门忘了是否带钥匙的年龄段，儿时背咏的童谣也会脱口而出。

秋瑾有着和别的孩子们不一样的脑瓜。她小小头脑里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沟纹，那些都是青嫩、新鲜、蓬勃发展、汲

汲以求的纹路，像是饥渴地等待滋润，决意要生长出一片繁枝茂叶一般。

妈妈有时会给秋瑾讲《三字经》里的故事，比如孔融让梨啊，孝顺的孩子用自己的身体为父母暖席啊，还有孟母为了教育儿子用心读书，如何把织了一半的布匹割断，等等。

秋瑾听孟子「断机杼」的故事时，特别用心，让妈妈十分欣喜。

父亲回家，妈妈总是这么对父亲说：「秋瑾这个女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呢。她不贪玩，做事情非常专心。」

父亲听了也欣喜，但又叹气：「可惜了！」

所以，当秋瑾让妈妈解释「幼不学，老何为」时，妈妈有些不知所措。因为，对于女孩子来说，不是「幼不学」的问

题，而是幼年要不要裹脚的问题。对女孩子来说，不是「老何为」的问题，而是将来嫁个什么夫婿的问题。

后来，开始学《神童诗》。

一天秋瑾回来对妈妈说：「九龄童写《神童诗》的时候，只比我大一岁！我以后也要写诗！」

妈妈笑了，想起来《神童诗》里的句子，「自小多才学，平生志气高」。

背完了神童诗，秋瑾开始接触简单的唐诗。这为秋瑾打开了一扇光亮的大门。

诗，不单单是文字，也是绘画、音乐。

是绘画，它带来光线、位置、色彩、构图；

是音乐，它带来和声、节奏、泛音、共鸣。

总之，诗是有触感有气味有颜色的东西。

中国诗词太艳美了！秋瑾常常觉得，没有领略过中国诗词的中国人，真是枉活一生啦！诗是一座花园，进不去的人，不等于呆在不毛之地、荒芜的废墟嘛！

老先生有一次对妈妈说：「秋瑾对诗歌的感受，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」

这么爱诗，大概还因为，她内心燃烧着不同寻常的诗的火焰的吧？

一个世纪以后，中国有个著名年轻诗人顾城就这么写道：「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。」

秋瑾是火焰，所以她读诗，怀着不同的心情。

「大浪拍岸」——别人读来，不过是「海浪涌到海边的大石头上来了」。

在秋瑾眼里，它却变成了画和音乐，变成了梦幻：

青山高高耸立，坚固、冷静、永恒，

海浪像迎接亲人一样扑向岩石，

幻想着拥抱，却碎在坚固和永恒面前，

哗——哗——，每声拍打，都是一滴滴水珠心灵的迸裂，

迎着海风，伴着啼鸣，它们聚合，奏出五彩七音，

迎着黎明，伴着朝霞，它们迸裂，迸出万丈彩虹……

……

这么背咏着、幻想着，每天更加盼着朝阳快快升起，然后整装待发上私塾去。



渐渐，秋瑾明白了，诗，才是人生最灿烂的瑰宝——最少的字，最短的句子，却含金万千！

懂得诗，其实也是懂得「质」和「量」的关系。

天下有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人物，如同诗一样，不用多，一点点边角，便可让人享用一生。

就这样，诗歌让秋瑾完全远离了那些让女孩子们变得琐碎、肤浅、虚荣的嘀嘀咕咕、小鸡肚肠、搬弄是非、无病呻吟，让她变成了另一类女孩。

这类女孩，秀外慧中。

### 1. 琳琅千万句

私塾的老先生老是对妈妈说：「你这个女儿真太有才分了！简直是个小才女！」

的确，识字对秋瑾来说一点也不困难。但，谁知道这「不困难」是否也因为她喜爱、她勤奋？秋瑾每日回家都会自觉地书写练习。研墨、握笔，毛笔在砚上舔成尖尖的形状，然后她口中念念有声……才两年的时间，已经认得一筐筐的中国字了。

一筐筐，如同秋季丰收的果实。

老先生每天早上看到秋瑾来上课，白胡子便哗哗地向上翘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：「呵呵，我们的小才女来了！」

同堂的男孩子们，无论在外面多么嚣张，一进大堂读书，遇到秋瑾，目光都收敛起来了。对她，这个唯一的小女孩，他们竟有几分敬怕。最怕的是自己没背出课文来，老先生让这小女孩做示范，接着，老先生恶狠狠的板子就打下来了……

「你看！人家比你小，还是个女孩子，背得这么好，你有没有出息？还要打你，打！打！打你这个不争气、没记性的小崽子！」

男孩子们挨打的时候，会趴在凳子上斜着眼睛望这个女学童。哼哼，都是这小丫头害的我！碰上这么个人精一样的小女孩，算我今生倒霉！但同时，也会在嚎叫的间隙中忍不住再望两眼秋瑾，因为她不仅诗歌记得牢、念得动听，而且，模样真是俊俏呢！

因为分了心，老先生的板子更无情地落下。

噢噢，嗷嗷……惨烈的嚎叫声再次掀起，成了秋瑾示范背诵念诗的后篇章。

哥哥的心情有点复杂。有这么聪慧的妹妹，真是好骄傲！

但有这么聪慧的妹妹，也真是好大的压力呢。好在，哥哥可以找到一丝安慰——妹妹读得再好也没用哇，只有像自己这样的男孩子，今后可以大踏步地走进科举考场。

听老先生夸奖，看秋瑾一点点进步，妈妈特别高兴。父母都惊讶：秋瑾过目不忘，记忆力超强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她有一种暗劲儿，像白纸一样地吸取，永不嫌多，小小人儿，已经有了许多大人们都不具有的专心致志的性情。

妈妈骄傲地逢人就说：「秋瑾这个女儿不仅仅有才华，而且很有自制力，实在不一般！」这么说，十分自豪。因为妈妈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也是个很有才华的女子。看到秋瑾，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如花的过去。

女儿也如花，而且更绚丽，不久将绝尘开放也是说不定的！

果真不久，秋瑾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。

那年她 11 岁。

「做诗了！你女儿能做诗了！」妈妈喜形于色地对刚从外地回家的父亲说。

父亲连忙大步流星地赶到秋瑾用功的书房，拿起一纸书文来读。

「嗯，真是很不错！」父亲连连点头，眼睛里溢出了不多见的兴奋之光。但是很快，那光芒就消失了，只听到父亲叹气：「太可惜了！如果是个男孩子，将来一定会中科举、有出息的。」

祖父那时在福建厦门和漳州一带做官，每每下堂回来，都看到秋瑾抱着诗词吟哦不舍。高兴了，祖父就会让秋瑾捧

着自己的小诗念给他听。坐在太师椅中的祖父，每到这时就会捻着长长的胡须，面带欣赏地看着孙女吟唱，眼睛和私塾老先生一样眯成了一条缝，连连赞叹：「真是个聪慧的小姑娘！」

祖父和父亲，因此比较疼爱秋瑾了。只不过，这疼爱，像是在欣赏一朵美丽的花。

那就先当一朵美丽的花吧！

小小秋瑾已经沈醉在美妙诗歌里，对父亲的遗憾和叹气，并没有太多的反应。

秋瑾果真如花。她开始写诗，句句都是吟咏花朵，赞叹她们的美丽、奔放、高洁。

花儿是如此美妙的东西，她们转瞬即逝，却给人间留下难忘的印象；她们仿佛集中了人间所有的精华，把世间的彩色，浓缩在身体的每个部位上；她们千姿百态，灿烂如锦；她们的存在，是大自然的奇迹！

秋瑾开始仔细观察花朵。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她心情特别好。那时万物皆暖，草木之香沁入心肺。而秋天一到，秋瑾也禁不住心揪了起来——那时万花纷谢，天地无情……

妈妈问：「喜欢哪种花呢？」

「每朵花我都爱！杜鹃、牡丹、紫薇、桃花、梅花、杏花、樱花、桐花、海棠、荷花……不过，最爱的当然是水仙啦！」

福建的漳州和厦门都盛产水仙。妈妈告诉过秋瑾，水仙又称凌波仙子、玉玲珑、金银台、姚女花、女史花、落神香妃等。

「你看，水仙花多么秀丽，叶片青翠，花香扑鼻，清秀典雅。」妈妈说：「可是，你不知道水仙有自己的故事呢。传说中，在福建园山有一位善良的农妇，她过着贫穷节俭的生活，一天来了一位饥饿垂死的乞丐，农妇便拿出不多的食粮来救济乞丐。没想到这乞丐将吃的饭都喷到了农妇的屋角四周。可是农妇并不生气。不久，那屋角里生长出了金盏般的银台水仙花来……原来，这乞丐是个神仙呢。」

这个故事，让秋瑾每次看到水仙花，都有另一番感动和向往。原来，美丽高雅的后面，还有纯洁和善良。为此秋瑾用心搜集所有关于描写水仙的诗句：

「含香体素欲倾城」，说的是水仙的芳馨；

「淡墨轻和玉霞香」，赞的是水仙的淡雅；



「隆冬凋百卉，红梅历孤芳；如何蓬艾度，亦有春风香」，  
念的是水仙的朴素无华；

「岁华摇落物肃然，一种清风绝可怜，不许淤泥侵皓素」，  
更感叹水仙的纯净无瑕……

直到秋瑾成年，已经过了恋花的岁月，她仍然念念不忘水仙花。终于，有一日，早已不是小女孩的秋瑾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妈妈说，水仙的美都凝聚在纯洁这一点上。也明白了，  
「仅凭一勺清水，亭亭玉立」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贞。她  
为水仙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

瓣疑是玉盏，

根是谪瑶台；

嫩白应欺雪，

清香不让梅。

.....

身为 11 岁的小女孩，秋瑾那时只是对诗有自然的喜爱，对美有自然的亲近。伴着诗，秋瑾一天天长大。她在诗丛里飞来飞去，如同蝴蝶采蜜一样地繁忙。

琳琅千万句，多是风景、花草、明月、春光。

字句成熟了，却仿佛深河浅滩，美的只是表层。

## 1. 另类诗篇

这天，家门口热闹非凡，鞭炮四响。

「快！秋瑾！」哥哥拉着秋瑾，急急忙忙去看热闹。

「为什么放鞭炮？」

「父亲要去别的地方当官了。」

「去哪里？」

「一个岛，叫台湾。」

「台湾……很远吗？」

「很远很远，中间还隔着大洋呢。」

「哦，那……是不是父亲做了什么错事受惩罚了？」

「才不是呢！父亲是个好官，他清廉公正，所以升官了。不信你看，多少人来欢送他呢，还放鞭炮。这边的灯笼上写的什么来着？」

秋瑾已经认识很多字，她大声地念出来：「官清民乐」，然后转头问哥哥：「官清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就是不坑老百姓的钱呗。」

那时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贿赂和贪污。

妈妈走过来，满脸喜色：「你们的父亲这么受人拥戴，这是我们家的骄傲！」妈妈说，人们还在不远的地方为父亲建立了一个「秋公去思碑」，说明大家都很敬重父亲呢，以后也会十分思念父亲的。

秋瑾好奇地问：「那我们家都要搬到台湾去吗？」

「哦，不会的。那里太远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说话都听不懂呢。」

没有想到，父亲走了几个月以后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人。那人是秋家的亲戚，他受父亲的委托，要把妈妈和秋瑾兄妹三人一齐接到台湾去团聚。父亲都安排好了，全家人先到上海，然后搭乘全中国最大的商船，飘洋过海到台湾去。

「哇！到大上海去！坐大轮船！看大海洋！」哥哥、秋瑾和妹妹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了。

大家都没出过远门，遥远的岛屿给孩子们呈现了无穷的幻想。

秋瑾每天都围着收拾东西的妈妈问东问西：「去台湾，路上要多少天啊？我们在船上要住几天？船上的床是什么样？台湾有多大？台湾人和福建人一样吗？……」

妈妈虽然有教养有知识，但她也裹着小脚，没有走过几里路，天下的事情，她能知道多少呢？可是妈妈很会比喻。她说：「台湾就像厦门的鼓浪屿，台湾海峡就像这里的鹭江海峡吧，不过都是更大一些了。」

秋瑾听罢，立即对地理产生了好奇心。那里有山吗？山有多高？

听说台湾的正中央有玉山和阿里山，都是很高很高、在福建见不到的大山，秋瑾便嚷嚷着：「到了台湾，我要妈妈带我去爬山！」

秋瑾小心地把自己的课本和喜爱的东西收拾停当，开始幻想起令人兴奋的旅程以及台湾的新生活来。

全家人到达上海的时候，恰是阴雨连绵的季节。家人发现，那艘大商船已经提前出发了。妈妈一听十分着急，一家老老少少，加上无穷多的行李，要在哪里安顿？要等待多长时间？

不久妈妈病倒了。躺在床上她老在说：「什么时候大船才能来呢？」

小孩子们虽然无忧无虑，但多日的阴雨，让他们不能外出玩乐，周围又都是陌生的区域和话语，渐渐大家都觉得十分无趣。

小小秋瑾，第一次看到，生活中不仅仅有琳琅诗篇。

等到大家好不容易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台湾的大船时，哥哥和妹妹脸都搭下来了，完全没有兴奋的痕迹，妈妈更是一脸疲惫，兴趣缺缺。可是秋瑾却很高兴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。她站在船栏边，踮着脚向远方望去，大海、落日、高山……满脑子都是辉煌。

可是，迎接她的一点也不辉煌。这艘大船遭受了台风的袭击，险些翻船。大浪扑来，船上的人们全身浸湿，个个呕吐不止。大家都晕船了，风浪过去以后，大家都躺得东倒西歪，虚脱地说不出话来。

突然，稍微有了点精神的妈妈发现秋瑾不见了。

「秋瑾，秋瑾……」，妈妈和哥哥跌跌撞撞跑上甲板，慌忙四处寻找。

在甲板尽头，他们眼睛一亮——船尾栏杆旁站着一个小姑娘。

小姑娘双腿立得笔直，目光炯炯，神色凝重。

小姑娘迎风站立，衣服和头发被狂风吹拂，鼓胀得像风帆一样！

那样的伫立，那样的观望，让秋瑾二十多岁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「狂风卷巨浪，九死得一生。」

.....

妈妈看着眼花，心里一惊：也许是我生错了？



妈妈忽地想起——秋瑾裹脚后第一次落地时，竟没掉眼泪。

妈妈想——她没有晕船，她没有呕吐，她没有惊慌，她没有哭泣。她，真的和一般的小女孩不一样。

妈妈想——她不是花。也许，她的体质、性情、血型，都比较偏向男性吧？也许，她崇尚的，就是男性的定力、稳健、坚强……

这么想，妈妈的心却咚咚咚地狂跳起来……

### 3、陌生的山脉

台湾，别有天地。

番薯形状的地盘，嵌在碧蓝的大海里。拉远了距离看，如米粒，更如珍珠。

那里有山脉、丘陵、盆地、平原、梯田，还有珊瑚礁的岛屿。

那里雨量丰沛，河川密布，湖泊星罗。

小小地盘，山脉众多：中央山脉，雪山山脉，玉山山脉，阿里山山脉，海岸山脉。哪座山脉都是高耸入云三千尺！

于是，秋瑾想起了李白、王维关于山脉的诗句，句句掀起磅礴的心潮——

「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」（李白）

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」（王维）

父亲笑着问：「还知道哪些描写山的诗句呢？」

秋瑾辞穷。

于是父亲闭目念咏：

「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山削出金芙蓉。」（李白）

「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」（辛弃疾）

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」（杜甫）

「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」（李白）

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」（陆游）

「百川沸腾，山冢碎崩。高谷为岸，深谷为陵。」（《诗经》）

「春山淡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欲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。」（宋·郭熙）

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」（苏轼）

「泰山嵯峨夏云在，疑是白波涨东海。」（李白）

「云来山更佳，云去山如画，山因云晦明，云共山高下。」

（元·张养浩）

「列缺霹雳，丘岳崩摧。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。」（李白）

.....

秋瑾听完，立即拔腿跑回自己的房间。

她去哪里？她要去翻书。

一座山，竟会引出这么丰富的词汇来形容，太奇妙了！

台湾的山脉，以及关于山脉的诗句，成了秋瑾日日关注的东西。她老是缠着妈妈问：「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爬山呢？」

最初，妈妈这么回答：「好啊好啊，过两天咱们就去爬山。」

于是，秋瑾开始浮想联翩：「阿里山里肯定会有一棵棵参天大树，枝繁叶茂。山中有一面面的千仞绝壁，一条条的清晰泉流，山中的茅屋时隐时现……」

妈妈说：「到了那里就会知道你的想象对不对了。」

可是过了多日，妈妈还是不提去看山的事情。

秋瑾再问：「妈妈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山？」得到的却是不耐烦的回答：「这里的山有什么好看的！」

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」秋瑾吃惊地盯着妈妈看，不料妈妈眼里滚落下了串串的泪珠。

秋瑾慌了。

妈妈是家里的精神支柱，她，大户人家的上等女人，知书达理，涵养幽深，从不惊慌忙乱，更不曾掉过眼泪。今天妈妈究竟怎么了？

才想起来，最近妈妈不怎么爱说话。现在简直到了不开口的地步，终日阴沉着脸。

一天，父亲把秋瑾、哥哥和妹妹都叫到房间来，说：「过几天，你们就和妈妈回老家绍兴去。你们的妈妈得了病，需要回家。」

什么病？语言障碍症。就是说，不想张口说话，不能完整地说话交流。

是因为听不懂台湾话吧？是因为台湾的山太高了吧？还是因为这里终日潮湿？还是因为这是一片完完全全的陌生？孩子们弄不懂，也得不到解释。只知道，妈妈不喜欢台湾，妈妈不能带他们去看大山川了……

在台湾仅仅呆了三个月，秋瑾就和哥哥妹妹一起，随着妈妈准备回到大陆去。

站在甲板上，秋瑾恋恋不舍。

台湾的大山，留给秋瑾的，依旧是梦幻，依旧是陌生。

### 1. 不爱女红

秋季，秋瑾兄妹三人随母亲回到绍兴老家。

妈妈果真很快就恢复了，脸庞有了红润，话语也渐渐有力起来。

终于一日，妈妈说：「明天在家里开私塾上课。」

「谁是教书的老先生？」秋瑾兴奋地问。

「会请一个先生来教你们。我也会当老师，教你们兄妹习作。」于是，读书写字的生活又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了。

除了读书，也开始学女红。一针一线地进取，耳边总是响着妈妈的教导：这是女人必备的功课啊，比诗词更重要，将来要用一生。

可是针针线线拼出的结果，并不给秋瑾带来太大的快乐。倒是手提巨笔书写前的那一刻，秋瑾常会思绪驰骋，有着无穷的愉悦。

不喜欢的自要放弃。这个放弃也是叛逆、亮烈的开端。

那天，她对妈妈说：「我一点也不喜爱女红。」

「可是，不久前你还刺绣出了图案十分复杂的龙凤牡丹图呢。」妈妈有些吃惊。那副刺绣就在妈妈床头，它色彩鲜艳，配色协调，妈妈不知道拿出去多少次给客人和邻里看，看得大家咋舌赞许。



秋瑾把手指头伸出来个妈妈看，撅着嘴说：「瞧，都是针刺的，痛死了！」

妈妈更疑惑了，裹脚都不哭，台风都不吐，这点针刺就「痛死了」？

在妈妈疑惑的神情中，秋瑾扭头跑了出去。

秋瑾知道，说针刺疼痛是借口了。她不过是对女红和刺绣厌烦了而已。

面对空旷，她在想：那，我究竟喜爱什么呢？

噢，我喜爱诗歌！那是天下最美妙的如画如乐的东西！

但是，总不能一辈子依在窗前，尽写些吟花咏月的诗吧？

那么，我究竟想要什么呢？

对了！我想当男人！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想当男人！

可是，我又变不成男人啊……

一辈子做女人，我，究竟想要什么呢？

其实，这个问题，人们问了好几千年了。

传说，几千年前，很遥远的国度里有个年轻的国王阿瑟。他在与邻国战争中被俘。邻国君主被阿瑟的年轻和乐观所打动，没有开杀戮令，相反地，他承诺，只要阿瑟能回答一个非常难的问题，就可以获得自由。阿瑟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来思考这个艰难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正是现在秋瑾的思考：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

阿瑟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开始向每个人征求答案，他问了公主、牧师、智者、法师，也问了农妇、妓女、和宫廷小丑，结果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满意的回答。

眼看一年的期限就要到了。如果找不到满意的答案，阿瑟就要走上绞刑架。

这时有人告诉他，快到郊外的城堡去吧！那座城堡阴森可怕，可是住着一个无所不知的老女巫。只有这个女巫可以告诉阿瑟正确的答案。不过，要想得到这个答案，必须满足女巫的一个要求。这个要求会十分离奇，超出了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。

最后的一天终于到来。阿瑟别无选择，只好动身去找女巫。

女巫听了呵呵一笑：「给你一个答案，这还不容易？不过你必须答应我的一个要求，作为交换，这很公平吧？」

什么要求呢？

阿瑟没有想到，女巫想要和阿瑟的好朋友嘉文结婚。

嘉文，高大英俊、诚实善良，勇敢无畏，是阿瑟最高贵的圆桌骑士，也是他亲如兄弟的朋友。可是女巫呢？她丑陋驼背，浑身恶臭，面目狰狞，满嘴只有一颗牙齿，而且，看上去是个不可捉摸的女人，和她的城堡一样阴森。

阿瑟当即拒绝了。怎么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让朋友跳火坑呢？

可是嘉文听说了以后对阿瑟说：「我同意和女巫结婚，再没有比拯救你和我们的国家更重要的事情了！」

于是婚事公诸于世，女巫也遵守约定，回答了阿瑟的问题。这个答案是：「女人真正想要的，是主宰自己的命运。」人人都知道女巫说出了一条伟大的真理，于是阿瑟获得自由。

那女巫也因为嘉文，改变了丑陋的模样，性情也变得温柔了。

几千年后，中国绍兴的土地上，也有一个女孩子在苦苦寻找答案：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她没有靠女巫的帮助，最终找到了答案。这答案和阿瑟得到的一模一样：女人最想要的，是主宰自己的命运。

只不过，秋瑾得到答案，是在经历更加险峻的路程的许多年以后了。

1.

2. 生命柴火

一天，老先生读了一些新的诗歌以后，这么对秋瑾兄妹说：  
「天下许许多多出色的人们，都是爱诗、会写诗的。所以，  
诗人是很崇高的人。」

秋瑾又沈入了自己的遐想：他们也是制造火焰的人吧？秋瑾想，他们一生都有不计代价的激情。于是，周围的万物都有了火焰。火焰在饭桌上，在石缝里，在沙尘洪水中……表面上什么都没有燃烧，生命却从此有了热度和光亮。

诗人，从此成了秋瑾最崇尚的对象。秋瑾的年代，有皇帝、总督、秀才、武士、地方官、商人，但，没有一个人在秋瑾心目中比诗人的位置更崇高。她常想，诗人的脑子是由什么组成的？他们如何把文字重新组合，变成音乐和舞蹈，再用节奏和间隔，让它们精灵般地跳跃？

秋瑾认定，诗人的心一定是飞翔的！

啊！什么时候我的心也可以这样的飞翔就好了！

这年，秋瑾开始接触另一类诗歌。渐渐地，她不再喜爱那些吟花咏月的诗句了。就是她一直崇拜的古代女诗人李清照的诗，她也觉得中间欠缺了点什么，由此知道了「婉约」和「豪放」的区别。

最近，她着迷地捧着杜甫、辛弃疾的诗词，吟哦不已。

辛弃疾的词，长短不一，音韵美妙，惜字如金，出入自由，充满了活跃、宽广、新颖，奇想连绵；而杜甫的诗，充满了嫉恶如仇、悲天悯人，似乎有着宏伟的抱负，常常给秋瑾带来沈深的思绪。常读杜甫、辛弃疾，秋瑾的表情都变得严肃起来了，和她 12 岁的年龄有点不相称。

后来妈妈和先生问：「最喜欢哪个诗人？」

秋瑾毫不犹豫地回答：「杜少陵（杜甫）、辛稼轩（辛弃疾）！」

妈妈对秋瑾说：世上有两类诗人，一类诗人天生有才气，他们多出身于上等家庭，孤傲不羁，吟酒做诗。这类诗人的文字和他们人一样，都是美丽般的激昂，美丽般的柔软。而另一类诗人，则多是在时代的大风浪里漂泊的。他们一点也不脆弱，他们用自己的笔，扬起一面旗帜来……

秋瑾听了便说：「我不要写花儿的诗了。我要做第二种诗人！」

「呵呵，我女儿的志向还不小呢！想当男人，想做诗人，就是不想学女红……呵呵……」，妈妈虽然是笑着说，心里却不免有点担心起来。

不禁想起了秋瑾大声咏念杜甫诗句时的声音：



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」

那声音，像誓言，也像决裂。她曾对妈妈说过：「为什么齐妈他们要住破房子呢？」

不禁想起了秋瑾铿锵有声地复述辛弃疾名句时的目光：

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试手，补天裂！」

那目光，如火炬，也如刀剑。她曾经对中法战争中法国军人开枪打死厦门中国人的事情，说过这样的话：「有一天要把这些红毛人都杀光！」

妈妈的心被狠狠地撞击了。杜甫和辛弃疾，是诗人，也是豪迈倔强的热血男儿。他们的一生，哪里是在对酒当歌的安乐中度过的呢？他们曾经愤怒、灰心、贫困潦倒、慷慨激昂、视死如归……所有的绝句，都是这风风雨雨沉淀出的结晶！

但，这都是男人们才能做、才该做的事情啊！

妈妈心里呼唤：秋瑾，小女儿，你若不想做娇嫩艳美的花朵，也千万不要做「到死心如铁」的男儿啊！再说，这高高的天，纵使崩裂，也不是你这个小儿女可以试手修补的！

1. 妈妈和私塾先生在悄悄议论。

秋瑾不知何时已经进屋。她突然插嘴问道：「康有为是谁？」

私塾先生解释：「也是一个爱诗的文人了。」

「他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吗？」这正是刚才妈妈和私塾先生议论的话题。

妈妈和私塾先生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作答。小小秋瑾，似乎早熟，但这些事情对她来说，还是太深沈了。

秋瑾不依，非要弄清楚：这个康有为，究竟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呢？

于是私塾先生告诉秋瑾，今年秋天是乡试的年份。乡试是京城的科举考试，每三年才有一次呢，由皇帝任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，按四书五经、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，每场考三天。考三天，很艰难的！考中了就是举人了，和祖父和父亲一样，可以做官。

「康有为这是第二次进京参加乡试。可是他在考试的时候，写了一封奇怪的信给皇帝。」

「那信上说的是什么？」秋瑾好奇的眼睛瞪得滚圆。

「他，要求变法。」

「变法？」

「咳，这不是你小姑娘要弄明白的事情了。你呢，好好去背你的杜少陵、辛稼轩吧！」

秋瑾退出了堂屋，却由此印象深深。

秋瑾这会儿只在想，噢，康有为，也是学诗吟诗的人。

她也捉摸，难道，他是读了辛弃疾的诗，想要做点真正有诗意的事情？

那年出了个叫康有为的年轻人。后来他带出了种种轰轰烈烈。

秋瑾这会儿还不知道，正是这个康有为，还有他身旁聚集的精英，以及他们带动出的波涛，很快就会对秋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秋瑾想的不错，那才是真正的诗人呢！他们要燃起生命的柴火——「把生命当柴火燃烧，剩下的灰烬就是诗」。

### 第三章、侠

#### 1、梦见平沙茫茫

「哇，这个字真有意思！」秋瑾听完老先生的解释，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。

刚才，老先生在石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「侠」字。他解释说：「这右边的字，念夹，你看，一个大人带着两个小人。什么是小人呢？就是弱小无力的人了。什么是大人呢？就是高大有力的人。所以呢，高大有力的人帮助弱小无力的人，这样的人就叫做侠，侠士。」

晚上，秋瑾和往常一样，安静地复习和预习功课。妈妈则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听秋瑾背书。什么地方背错了，她就敲敲桌子，以示提醒。

秋瑾背诵《诗经》，正念道「有美一人，硕大而俨」，突然停下来问妈妈：「妈妈，侠士都是高高大大的，对不对？」

「是啊，自己弱不禁风，怎么能当侠士，帮助别人呢。」

秋瑾连忙说：「可是我们这里的人都不怎么高高大大的啊。」

江浙一代，多是纤细的身段。可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吴岳和附近地区曾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呢。那里民风彪悍，崇尚高大威武。

妈妈放下了针线活，问秋瑾：「那你说，只要长得高大威武，就可以当侠士了？」

秋瑾一时回答不上来。

「依我看，侠士是要高大才行，不过这个高大，主要不是因为身材的魁梧了，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豪气。他们行侠仗义，不是为了利，甚至不是为了名，而是为了心中的那股豪气！在侠士看来，这股豪气比生命都珍贵呢。」

接着，妈妈给秋瑾讲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侠士故事：赵氏孤儿，还有聂政刺侠累。

都是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。

咣当！亲生儿子被摔掷于地，头破血流，身遭数剑。程婴站立着，忍痛不语，只为了保护受人之托的赵氏孤儿……

难逃重围，倒转剑柄，以剑尖划破面颊，剜出双眼，破腹而死。聂政毁容自戕，只为了死后不会牵连曾经受恩的朋友……

秋瑾默默倾听着，怦怦心跳，浑身热血沸腾……

还有呢？缠着妈妈继续讲，于是又知道了荆轲刺秦王、七  
百壮士。

那个夜晚，秋瑾做了个梦——

苍穹青紫，平沙茫茫，

侠士骄傲地伫立着，血肉之躯里流淌着滚烫的激流。

面对着，一堆白骨，大漠洪荒，甚至是，原本知道战不胜  
的整个世界。

但，胜负早已决定：他就是要守护。

他要守护的，不是自己的生命，而是他为之而活的侠义：



受人之托，一诺千金！

轻生重义、生死相许！

知恩必报，赴汤蹈火！

忠心报国，视死如归！

.....

腾地，秋瑾坐了起来。

灵魂被搅动了，搅得周天寒彻！

年少的心被重重撞击了，甚至可以听到那里面发出的强烈  
狂跳的声音。

忠诚、信义、廉耻、正直、坚毅、胆识、隐忍……每个字  
眼，都如同响雷一样，滚滚地从头顶上敲落下来……

秋瑾的胸膛鼓涨胀的，仿佛被灌得盈满，满腔都是感慨和激动。

死，这个少女根本不该想的字眼，在她的脑海里第一次翻腾了许久。

当时，比秋瑾早生一百年的西方思想家，已经说过，「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棵芦苇，一缕烟、一滴水，便足以杀死他」。（法国 17 世纪思想家波斯卡尔）

周围人都忌讳说「死」，连谐音「四」都避免使用。每次自己生日以及为祖父做寿，大家都吃长长的面条，为的是「长命百岁」。活得长久，人人梦寐以求。

可是，「人也是最高贵的一棵芦苇」，因为他知道如何去死。

有一类人，他们主动去死，「壮士一去不复还」。这么毫无眷恋、干脆而彻底地死去，是多么壮丽辉煌啊！

也许，侠士一生的最大追求，就是这光荣的赴死吧？

也许，只有死得壮烈，生，才有根本的意义吧？

死，其实是在关键问题上的「做还是不做」。（to be or not to be）（莎士比亚）

死，其实「体验死亡便是体验自由」。（to practice death is to practice freedom）（蒙太奇）

死，其实是「为美而逝」。（I die for beauty）（狄更生）

死，其实可以比「生」更加恒久，恒久千百万倍。

.....

月光柔柔地洒下来。窗外，等到天明以后，就是一片安宁和欢愉。这样的生活，秋瑾已经度过了十三年。这样的日子，离死亡是多么遥远啊！但是在今夜，曾经眷恋、喜爱、熟悉的东西，忽地都被拉远了。秋瑾朦胧地感到，有一种更强有力的东西在吸引着她。

它比花儿更美，它比山川更高。

### 1. 这个老先生不一样

这天妈妈带来一个人。她招呼着秋瑾兄妹三人来到大堂。

「快来给老先生鞠躬。这是章子庄老先生，以后给你们教授历史。」

秋瑾抬头看，这个章老先生大约有六十岁了，一头灰发，一身灰色的长袍，他站得笔直，嘴巴紧紧抿住，没有一丝笑容。

哥哥低声对秋瑾说：「肯定是个严厉的老先生了。」

妹妹则问：「历史课有意思吗？」

章老先生这才裂开了嘴，轻轻一笑：「历史，就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几千年经历的事情，那是最有意思的一门学问了！不懂历史，就是不懂得自己的祖先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。我以后给你们上课，会讲很多历史故事，还有很多著名的出色人物。」

秋瑾立即高兴起来：「那太好了！像赵氏孤儿、荆轲刺秦王这样的故事吧？我最爱听了！」

章老先生问：「你知道赵氏孤儿、荆轲刺秦王？」

「嗯，妈妈讲给我听的。」

妈妈赶忙说：「我随便讲讲了。章老先生可是真正的历史老师，他懂得东西多极了。」

开始上历史课，大家看到章老先生抱着厚厚的一迭书来，还在墙上挂起了一幅画。章老先生告诉秋瑾兄妹，这画上画着的是轩辕黄帝。

第一个星期，秋瑾满嘴都「黄帝」、「黄帝」。黄帝成了秋瑾十分景仰的人。

可是有一天，章老先生是空着手来的。正当秋瑾兄妹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先生不带书本的时候，老先生发话说：「今天我们的课在外面上。走，你们跟我去一个地方。」

兄妹三人觉得十分新鲜，兴冲冲地跟着老先生出发了。

他们跟着老先生，走了不少路，终于来到一座陵墓旁。老先生说：「今天讲的远古历史，就从这里说起。从前，有个人叫大禹，他为了治理河水，十三年在外，三次路过家门都不回家……」

「哇，大禹是我们绍兴人！」秋瑾兄妹们听说这里是大禹的家乡，自豪得不得了。

过了几天，章老先生又带他们去了一座小塔山。因为这山的形状像乌龟，当地人也叫它龟山。

老先生说：「记得这句诗吧？山不在高——」，

秋瑾立即说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」

「对啦！这座塔山不起眼，但是它有仙气。看，这里是越王台，当年有一位绍兴名人越王勾践，他在这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最终击败了自己的敌人，拯救了整个越国！」

由此秋瑾知道了越王勾践、卧薪尝胆。

路过附近一条河流的时候，章老先生说：「闻一闻，是不是有酒香味啊？呵呵……越王勾践战胜了吴国，凯旋归来的时候，把酒都洒到这条河里，让士兵饮用，所以，这条河就叫做『投醪河』。」

秋瑾用力地嗅了嗅，仿佛真要嗅出河里的芬芳来。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她听妈妈说过。妈妈说，真正做成大事的人，都是这种有毅力、肯吃苦、有大志向、百折不挠的。

秋瑾跟着章老先生，每到一处，都细细观看，细细聆听。

那时已经读过陆游的诗，在「沈园」古迹里，她仿佛看到唐琬凄苦地立在园林中，一步三回头，不肯离去。

章老先生问：「知道这座沈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」



秋瑾便脱口而出：「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……。」整篇《钗头凤》，背得一字不错。

不苟言笑的章老先生，在一旁听得喜笑颜开：「背得太好了！」

以后，每次章老先生不带书本来，大家就十分高兴，期待着今天出门去看家乡的名胜。

最远的一次，是去三十里远的兰渚山。在兰亭前，秋瑾听章老先生讲述文人盛会，仿佛看见四十一个文人雅士站立成半圆形，中间的王羲之挥毫写下《兰亭集序》。

一路回来，章老先生念一句，秋瑾兄妹们便跟着老先生重复一句：「群贤毕至」、「崇山峻岭」、「茂林修林」、「天

朗气清」、「游目骋怀」、「情随事迁」、「感慨系之」、  
「若合一契」……

再看绍兴，觉得这里的古街和小巷，漆黑的台门，陈旧的  
石桥，斑驳的青瓦白墙，每一处都可能会引出一个动人的故  
事哩！

家乡绍兴，不仅有文化闰土，也有壮烈殉节的故事。一天  
妈妈对秋瑾说起了明朝巡抚祁彪佳的事迹来：当清军侵占以  
后，巡抚祁彪佳自沈殉国了。妈妈说：因为他觉得名节比生  
命更重要，不愿意浪贪余生。

不浪贪余生！

一个「浪」，把苟且而活的生命，描绘得如此猥琐不堪！

那晚秋瑾又失眠了，脑子里久久回旋着祁彪佳的豪言壮  
语：「含笑入九原，浩然留天地！」

第二天，秋瑾感慨地对妈妈说：「做个绍兴人，真是很荣耀很自豪呢！」

当时的女孩秋瑾肯定没有想到，几十年以后，绍兴又多了好几个名人：鲁迅，蔡元培，徐锡麟，还有她秋瑾。她曾经住过的地方，以及她曾经教学的大通学堂，都成了后人游历的名胜。

## 1. 男仙

一天，家里来了个亲戚小住几日，那人走之前，支支吾吾地，好像想对妈妈说什么。

终于他对妈妈这么说：「你的大女儿，秋瑾，她好像不太像以前了。」

「咳，女大十八变嘛！」妈妈以为说的是女儿的外表。

「哦，我是说，她好像有点……有点像男孩子，过于豪爽了。」

妈妈愣了一下，想起秋瑾听历史故事的神情，想起她背诵壮烈诗句时的铿锵口气，的确，秋瑾最近越来越喜欢那类扶弱锄强的好汉，习性也变得有些粗犷了。

她还在写诗，但笔锋已经不再婉约秀丽……

每天晚上，秋瑾都要花很多时间捧着历史书看。

今天妈妈注意到，秋瑾在看一本家里从来没见过的书。妈妈奇怪地问：「这书哪里来的？」

可是秋瑾低头不答。

妈妈不高兴了，厉声道：「一定要说实话，这本书哪里来的？」

秋瑾才说：「我，我和人家换的。」

「你，用什么换的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用头上的金簪。」

妈妈这才注意到，那支漂亮的金簪没有了！

再去查秋瑾的首饰盒，发现了不少金银发饰。

十几岁的女孩，花一样的年龄，个个都爱美爱打扮，为了几本书，就这么毫不犹豫地拔下头上的金簪银饰和人交换了！

妈妈很是舍不得，有点不高兴，但转眼一想，又不禁有些感动。没有见过哪个女孩子对书本这么如饥似渴呢。她叹了口气说：「以后不要乱和别人交换书籍，要知道这些头饰都很值钱的。」

但转眼一想，知识也是无价之宝。不等秋瑾应道，妈妈便说：「你读了不少史书了，说说看，最喜欢谁啊？」

「啊——」被责怪的秋瑾本来目光暗淡，此刻却立即双眼放光，她高兴地数落起来：「那就太多了！岳飞、宗泽、李纲、韩世宗、文天祥、谢枋得、张世杰、史可法、郑成功……」

妈妈听得吃惊。小小年龄，已经记得这么多！

「妈妈，这些人是我最最崇拜的人啦，你知道我管他们叫什么？」

「叫什么？叫英雄呗？」

「我叫他们——男仙！」

「为什么叫男仙呢？」

「他们都是道地道地的男子汉，男子汉里的顶尖男子汉！最好的男人！……简直都没有形容词了……，所以，是神仙，是高于一切人之上的最优秀的人！」

「哦，那么，你觉得什么人才符合男仙的标准呢？」

「唔……他们说到做到，绝不反悔，……他们心中有大志向，为了完成这个志向，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，嗯——反正，他们靠得住、信得过，都是慷慨悲歌的人物了！」

秋瑾说着说着，额头闪闪发光，脸孔泛出红色来。

妈妈听了笑了：「这些都是历代中国人都很敬仰的仁人志士、大英雄了！他们虽然死了，但几千年都被人纪念着，真是不一样呢！」

妈妈顺手拿起秋瑾书桌上的另一本书，定眼一看，是《游侠列传》，她吃了一惊。虽然出身书香门地，但是妈妈还没读过这本书呢。她忙问：「可是你怎么看这种闲书呢？」

「这本很好看啦！不是闲书。说的是朱家、郭解的故事。」

「我听说过朱家、郭解，不过他们好像都是飞檐走壁游侠。关于他们的书，怎么不是闲书？」

「可 是我非常喜欢朱家、郭解的为人呢！」然后秋瑾滔滔不绝地对妈妈说：「妈妈你不是说了侠士不仅仅是长得高大吗？郭解这个人不仅不高大，而且非常矮小，长的也 不好看，还不怎么会说话。可是他很沈静、勇敢、节俭、为人着想。别人对他不好，他却以德报怨。所以啊，好多人都去投奔他呢！再说朱家，他舍身救人，救下的 豪杰不下几百个，可他却从来不自夸；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，自己却衣服破得连完整的色彩都没有……这多难得啊！」

妈妈这才明白了，为什么亲戚说，秋瑾身上有股豪爽，肯定都是因为她崇尚这些英雄和侠士的缘故吧？

.....



回到绍兴的这些年头，秋瑾忽地长高了。但，长得最快的，还是她那本来就很聪慧的头脑。

学习历史，读「闲书」，让秋瑾触摸了一批遥远的杰出灵魂。

多少个夜晚，秋瑾掌灯久读。一群群仁人志士从远方来到她身边，他们完完全全是活着的人，一挥手、一点头、一微笑，栩栩如生。他们向她叙述着心中的侠义豪气，叙述着死而无憾的决心，以及那死而有憾的向往……

## 1. 和畅堂

一天家里突然乱了起来。

秋瑾从外面回来一看，堂屋中间站着一个人。

「爸爸——」她呼唤着奔了过去，父亲一把将她紧紧搂在怀里。

父亲从台湾回来了！

那年，退了休的祖父正好也从厦门搬回了绍兴。于是家里有了一个大变动——他们要搬家了。

「搬到哪里去？」秋瑾好奇地问。

「你祖父在城内塔山南麓买下了一座三间四进的大房子，那是明代的木质建筑。我们一家都要搬过去住。」妈妈解释说。

父亲接着说：「那幢房子叫『和畅堂』。和畅堂的前面有条小河，河对面是开阔的田野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和畅堂的后面就是著名的塔山，也就是龟山。」

「知道知道，那山上有个越王台，就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的地方！章老先生说了，那山有仙气呢！」

父亲说：「呦，我女儿知道越王勾践了！」

「你女儿知道的比这个多多了！」妈妈不无自豪地补充。

「好啊，以后你自己有间屋子了，可以好好读书！我也可以常常指导你！」

祖父也说：「还要瑾儿继续给我念她做的诗呢。现在我有的是时间了，可要好好品尝。」

「光品尝不够啊，我还会好好考问她的，哈哈……」

「好啊，爷爷，爸爸，你们怎么考我都不怕！」

可是秋瑾转眼一想，祖父是退休回家的，父亲呢？他在哪里工作呢？

妈妈喜形于色：「你父亲可了不得了！他在台湾任职三年有功绩，受到台湾巡抚给朝廷的推荐，将要担任北京直隶州的知州了。」

「什么是北京直隶州的知州？」

「北京直隶州就是皇帝所在的那个地区，知州就是统管那个地区的长官，这多重要啊！这可是非常不一般的事情！」

「真的？太好了！」哥哥、秋瑾、妹妹听妈妈这么说，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。

「爸爸，那你以后会更忙了吧？」大家祝贺完以后，哥哥这么问。

「爸爸，那你会把我们都带到北京去吗？」秋瑾这么问。

可是父亲却叹了口气，皱了皱眉头，不回答孩子们的问题，而且好像心事重重。

过了几天，乔迁的新家在外面的饭庄举办宴会，一家人欢快地围坐在一起，举杯庆贺，祝愿乔迁之喜，祝愿父亲官路亨通。

细心的秋瑾却注意到，父亲只是应酬，并不怎么笑。

又发现，妈妈几次敬酒，父亲都是默默地喝，好像连酒的味道都品不出来就咕嘟咕嘟地把酒倒进了肚子里。

席间，听到妈妈轻声问父亲：「你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吗？」

「为钱发愁啊。荣升新职靠的是推荐，可是如果没有银子开路打点，那是肯定上不了任的。」

秋瑾听了心里一惊。难怪父亲这些天来都愁眉苦脸的。可是，官场升迁，有能力有品行就好了，干吗还要用银子来打

点？打点什么呢？怎么打点？而且，没有银子，难道就不能上任了吗？

晚间，秋瑾带着这些问题问父亲。可她一张口，就被父亲推托了：「小孩子家，这些不关你的事。」

父亲也为难啊，让他如何对女儿解释？清朝的官吏们，都是用各种手段贪污贿赂的，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兢兢业业、正直清白的人，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升职。父亲想到，这么些年来，自己清清白白、勤勤恳恳，却落到有了职位却可能担任不了，任命书可能会成了一纸空文，不禁黯然泪下。

「爸爸！」秋瑾惊恐地叫出了声。

父亲抬起头来，抹去眼泪，轻声对秋瑾说：「给你讲这个和畅堂的前主人吧。这和畅堂，最早的主人是朱赓，他是明代山阴人。他以前当过大学士呢。他天生有耿直的脾气，

总是直言敢谏。他在任职期间屡进忠言，却不怎么被采纳。

不仅如此，还受到坏人的排挤，至死都没能施展抱负。临死前，他留下遗嘱，痛陈时政，语气极为悲切……咳！……」

爸爸停顿了一下又说，「不过，他真是至死不屈服、不随波逐流的硬汉子！」

「哦——那他也是个仙人了！对了，我们对面有座仙气的塔山，这屋里有仙人的气息，真是块宝地！」秋瑾抬起头来四处观望，仿佛朱赓的气息还留在这个屋子里似的。

他父亲却感叹，秋瑾，小小少女，她是不会知道世道的险恶的，于是说道：「好啦，那你就好好布置你的小屋吧。走，咱们看看你的屋子去。」

在和畅堂第二进东边楼下的一角，秋瑾有了自己的屋子。

从此有了自己的小天地。

这间屋子，在秋瑾跟随家人去了外地，在秋瑾遵循父母的意愿嫁了人家，在去东洋留学以后，一直如原样地为她保留着。

谁都没有想，当她再次转回和畅堂与家人团聚的时候，这东楼下的闺房，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光辉角落。那里，有光复会的秘密聚会，有激动的议论，有誓死的决心……

楼脚下的楼梯口下方，光线十分阴暗。年少的秋瑾每次路过这里，都不自觉地睁大眼睛。却没想到，这块地方，以后会成为她匿藏文件的秘密场地……

想到的、想不到的，都命运般地和古人近代人的「仙气」连在一起了。



## 1. 改主意了

眼下，这东楼下的闺房，堆得最多还是书。

梳妆台上的头饰，却在渐渐地减少下去。

继续读历史书，继续学写诗词，秋瑾仍旧特别喜欢侠士英雄的故事。

英雄的故事，男人的世界。

男人的世界，磨练得她眼睛更亮、气势更豪迈、性情更直爽。

有时候累了，秋瑾也会停下来支着双颊思考：但，真的都是男人的世界吗？

终于，发现了花木兰、梁红玉、沈云英、秦良玉……

有一阵子，秋瑾特别爱读小说《芝龛记》。她每天都呆在屋子里读这本小说。一本厚厚的书，不几天就看完了。这几

天，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天天秋瑾都活在秦良玉的生活里。

晚饭时光就成了她对家人大谈秦良玉的时刻。她的神色，随着秦良玉的命运，时而感动，时而激愤，时而惋惜……

「秦良玉从小就禀赋超群呢。她长成了美少女，儒家经典、诗歌曲赋样样精通！……」

「正月里那天，微风和煦，红日当空，哗哗哗，嚓嚓嚓，小良玉身手不凡。她忽而跃上马，忽而跳下马，一把红缨枪，一口亮宝剑，哥哥弟弟都不是对手！她那时比我现在还小呢！……」

「她胆略过人、仪度娴雅，幼年时代，心中就已经升起了掌军挂帅的雄心了！……」

「后来她嫁给巡抚，郎才女貌，神仙伴侣，二人伉俪情深，夫唱妇随。她协助丈夫建立了精兵——对，26 岁的时候就统

率精兵 500 人，持弓援剑杀贼，守住了险地，真是了不起！……」

「哎呀，真可惜！她的丈夫被抓到牢里去了，最后还死在狱中。当孤儿寡母，良玉真是太艰难了！……」

「可是秦良玉以大义为重，她埋葬丈夫，出任夫职，严厉管兵，每发军令，戎武肃然！……」

「沈阳之战，血战满洲，秦良玉手下的石柱『白杆兵』名闻天下！……」

「她自统三千精兵，直抵榆关布防（今山海关），控扼满州兵入关咽喉。获朝廷诏贾的二品官服了！……」

「她平定了重庆内乱，调兵遣将，阵法迷人，浑河血战，首功数千，终于荣升了大将军！太棒了！……」

那几天，秋瑾满眼都是飞来天狗，毒瘤兵火；满眼都是沙场弓刀，尘土飞扬；但秦良玉的形象永远立在最高最亮的位置——

一领锦袍殷战血，衬得云鬟婀娜。

更飞马桃花一朵，

展卷英姿添飒爽，论题名愧杀宁南左。

军国恨，尚眉锁。

（注：清代词人钱牧，因见女英雄肖像，有感而发，持笔儒墨，写此褒赞，留下《金缕曲》）

.....

一天秋瑾拿给妈妈一张纸，满篇都是她写的歌颂女中豪杰的词句。

第一次是这么几句，关于女豪杰的：

古今争传女状头，谁说红颜不封侯。马家妇共沈家女，曾有威名振九州。

第二次还是关于女豪杰的：

执掌乾坤女土司，将军才调绝尘姿。花刀帕首桃花马，不愧名称娘子师。

第三次还是关于女豪杰的：

莫重男儿薄女儿，平台诗句赐娥眉。吾骄得此添生色，始信英雄曾有雌。

妈妈听了最后一句，重复着说：「『始信英雄曾有雌』，那现在你觉得，英雄不都是男仙了？」

「是啊，女豪杰一点也不比男英雄差！」

妈妈逗她：「是不是哪天自己也要当一回花木兰啊？」

「花木兰是故事里的人物。秦良玉才是真实的花木兰！我以后或许会穿上戎装，像秦良玉一样呢！」

突然，她停下来不说话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神情严肃地对妈妈说：「妈妈，你知道我以前最希望的是什么吗？」

妈妈想了想，说：「你不是最想当个男人吗？裹脚两年以后，你还跺着脚大叫『以后一定要当个男人！』」

秋瑾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。

然后她抿了一下嘴，抬起头来一字一句：「妈妈，我——改——主——意——了！」

「唔？」

「我不要当男人了。我就做女人！我要做像那些女豪杰一样的女人！」

虽然仍然裹着小脚，秋瑾却扎扎实实地跺了一下脚，站起来了。

从此，不再为身为女子而自卑。

### 1. 渴望一场华美灿烂

这是个天高气爽的日子。全家人出动，堂屋里站得满满。

和风吹进，让屋里的气氛搅动起来了。

「祝你一路顺风！」大家此起彼伏地说着祝福的话。

父亲要去北京了。

父亲，迎着大家的恭喜，却一脸凝重。

不知怎的，秋瑾隐隐觉得父亲不久会回来。虽然秋瑾并不知道家里的境况，但她老是直觉地认为父亲没有银子打点官位——或是，他根本不想这么做？要不，他为什么一脸凝重？

妹妹在一旁哭哭啼啼。

秋瑾转脸看妹妹，觉得小三岁的妹妹，真是太孱弱了。个头比她矮，肩膀比她窄，声音也比她轻柔了许多。也许，妹妹这样的人，只能选择哭一哭吧？

父亲要上路了。

临走前，兄妹三人和父亲告别。

轮到秋瑾，父亲凝视她的时间长久了一点。

刚要挥手，听到耳边一阵风，那是秋瑾的声音：「将来我要做大事情！」



「什么？」

秋瑾没有重复，抿着嘴唇，晶莹透亮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望着父亲。

父亲心里咯噔一下——我女儿！

「将来要做大事情」，那不是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。在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么古代近代伟人的话语和事迹以后，这话说得太认真了！

父亲认真地看了一眼已经长得相当高的女儿，想到前两天，一位好友这么评价女儿：「赋性质直，胸无宿物」，又听章老先生这么议论：「你家瑾儿才貌双全，难得一奇女子」，他心情复杂地想，其实，就在这和畅堂里，安安稳稳地度过少年和青年的时光，然后嫁个好人家，生儿育女，不挺好吗？

他心里念道：女儿啊，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这世道会如何地变呢！

那年，福建沿海地区的百姓，继续着他们的远涉重洋。他们去了异国异地，在那里寻求着金子、梦想，却尸骨无还……

那年，已经传言，两宫不合，新政的光绪受到各方的挑战……

那年，慈禧太后正在大兴土木，重修颐和园。不几年，那里引起了一场熊熊烈火……

那年，洋人的教堂还在继续扩建，洋人在码头的叫声还在空中悬荡；

那年，以前埋头读儒学、背诗文的一些人们，脑子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波澜……

父亲再看了一眼女儿，想，既然不能考科举，还是好好在家念诗读书吧。以后，一定要给她找一个可靠的好人家！

父亲走了以后，秋瑾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对父亲说的话——「我将来要做大事情！」

可是，什么是大事情，她并不清楚。只是，远古近代的英雄们，每天都在陪伴着她，让她本来简单安逸的生活，变得波澜起伏，仿佛在等待着一片壮阔的天地。

从此，她有了真正的渴望——渴望一场华美灿烂，浩浩荡荡，大起大落的人生！

## 第四章、武

### 1、不一样的美少女

爱写诗的秋瑾，已经积攒了无数形容女子秀美的词汇：玉琢、曼妙、柔媚、玲珑、端庄、娇娆、娴淑、优雅、俏丽……，秋瑾可以一口气说上一大串来。

稍大了一些以后，又积累了许多描写女子秀美的诗词。抑扬顿挫地朗诵这些诗词时，那些美丽绝伦的女孩子就像仙女下凡一样地飘过来了，如一线阳光，如一片白云。

积累多了，她也曾经和所有少女一样，不由地在镜子面前多了一点端详。

抿抿嘴，挑挑眉，歪歪头，山泉一样的盼波，便从汪汪大眼里流泻出来。

一般说来，美少女甚至用不着老是照镜子。人们赞许和追踪的眼光，让她足以知道自己如何倾城倾国。

美少女也很容易恃美傲物，瞥一眼平凡的面孔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惋惜或怜悯的神情。

美少女通常都知道，从生下来的那天起，自己便如同绝尘盛开的鲜花，总是招人爱、惹人疼，由此生活会有意想不到的方便和幸运。

美少女，因此也会更加爱美。

也许因为更加爱美，有时候美少女会忽略头脑的发展。

秋瑾，虽是百分之百的美少女，但她的头脑却发展得卓越超群，因此她的心思和大多数美少女不一样。

亲戚邻居们都说，像秋瑾这样既秀美又聪慧又努力又自律的女孩子，真是不可多得！

其实，才貌双全的美少女，并非千载难逢。离我们近一些的时光里，就有林徽因女士。她的聪明美丽，简直是光艳

四射。年轻的她曾发电报给徐志摩，诉说一人在国外的孤独寂寞。徐志摩看了信热血沸腾，连夜挥笔写下长篇绵绵情谊。谁知赶到邮局时，工作人员比较八卦，告诉他今天已经有四个男士给这个林小姐发过电报了。徐志摩追问到那四个都是熟人的男人，发现大家人手一份电文，上面都是林小姐的相同的哀怨。

美女，通常深知大家都爱她，由此也更加爱自己。

自古以来，有才华的美女曾出不穷，她们掀起过波涛，留下过动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多半因为她们的美而产生、而流传。似乎没有美，故事的篇章也许就是另外的模样了。

可是，中国就是出现了一个另类，一个绝然不同的美少女。

秋瑾，她在十四、五岁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渐渐离弃了在镜子面前的流盼。她的大眼睛，毫不犹豫地投向了另一个地方。

「妈妈，为什么古代仕女，都是这副若不经风的样子呢？」

秋瑾指著书中的一张插画问。

「柔弱无骨，加上轻声软语，才让人觉得比较妩媚、比较有女人味。」

「让人觉得？是让男人们觉得吗？」秋瑾说话时，重重地强调「男人」这个词。

妈妈一愣。是吧。男人觉得女人如何，似乎是女人最最在意、最最要努力的事情了。而男人的口味搞不好还会变来变去的，以前他们喜欢女人胖，现在则喜欢女人有三寸金莲……。

妈妈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说：「女人妩媚，男人比较喜欢，女儿妩媚，男人就会来呵护。女人就是要男人来呵护的嘛，连女人的小心眼儿，在他们眼里也像朵朵三月桃花哩。」

你想想，要是有个女人，长得高大马大的，举石担、舞铁锁、张大嘴巴甩下脆脆的笑声，每天到外面去撒野，那会把男人都吓跑的。」

「可是，花木兰不是『女装的她柔媚性感，男装的她英武俊朗』？」

「那是书上的描写了。而且她生在战争的非凡时期啊。女孩子，粉状玉琢，矜持温柔，才是优雅的关键。」妈妈摸了摸秋瑾的头，说：「当然，要是像我女儿这样，不仅秀美，而且懂得诗词历史，那就是锦上添花了！」

「可是，我看这个女子更漂亮呢！」

妈妈一看，噢，那是沈云英，和秦良玉一个时代的明代女将。她文武精通，豪爽耿直。和秦良玉不同的是，沈云英长



相十分平凡。绘图里的沈云英，身材高大，她身穿厚重盔甲，手持红缨，双眉紧锁，几乎没有一点女人的模样。

妈妈说：「她是个著名的游击将军，当然不能太娇嫩了。听说她从小学武艺，身体非常强壮。可是，就是太不像女人了。」

这边，秋瑾撇了撇嘴：「可我觉得她好俊秀！」

## 2、清晨的决心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妈妈突然发现秋瑾已经不在床上了。

庭院里，传来了嘿嘿嘿的声音。出去一看，原来是秋瑾在院子里伸拳踢腿。

「女孩子家，一大早这么拳打脚踢的，不怕人笑话？」

秋瑾停下来认真地说：「妈妈，我想练武！」

「为什么要练武？」

「因为我想象沈云英一样健壮！」

看来，昨天秋瑾说沈云英好俊秀，不是说着玩玩的。妈妈心头掠过一丝不安的心绪。

「可是那个时候她是去抗清，这会儿你要练武，没有什么用处啊。」

「妈妈，我既然当不了男人，也不要输给男人。可是，男人，强壮的男人都习武的。我一定要学武，这样才能够不输给男人！」

妈妈明白了，五岁时说「要当男人」的秋瑾，现在的目标则是「不输给男人」了。

「再说，谁知道哪天就会有用呢？妈妈你以前不也说，红毛人太欺负我们中国人了吗？」

看妈妈不吭声，秋瑾又说：「再说，身体强壮的女人，脸上红扑扑的，说话声音响亮，比娇滴滴的声音听起来舒服多了！反正，我从今天开始要练武！」

妈妈知道秋瑾从小就不是一个主意一天三变的孩子，她想做的事情，总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成功。真是不好阻拦呢。于是妈妈说：「就要入秋了。冬天天冷，谁都不想早上一大早就爬起来。不过，要是你能坚持每天早上都按时起来的话，我就不阻拦你练武。」

「一言为定！」秋瑾欣喜的声音，像清晨黄莺的鸣叫，划破了沈寂的天空……。

很快，全院子都知道秋瑾早起练武的事情了。

人们议论，天冷了，练武的事情自然就会不了了之的，等着瞧吧。

秋瑾每次都认真地回答：「天冷我也会按时起床的！不信你们看！」

谁也没把 14 岁女孩的这句话放在心上。大家觉得她一时心血来潮。

也有人颇为不满地对妈妈说：「一个女孩子家，练什么武啊？」

冬天很快到来了。虽是南方，但在最冷的时节，屋子里的湿毛巾会冻得硬梆梆的，一折就断。每天晚上，大家都把滚烫的热水灌到铜制的汤壶里，小心地放进被窝。早晨，缩在被子里的头冒着热气，脸孔就是不肯伸出来。

过了一个月。

又过了一个月。

秋瑾果真每天按时早起晨练。

嘿嘿嘿的声音，在冬日的冷气中，显得更加铿锵有力。

醒来的妈妈躺在床上想，我这个女儿，若是生在沈云英的年代，当个游击女将军也是说不定的了！

又过了一阵，人们发现，清晨院子里安静下来，不再有「嘿嘿嘿」的喊声。以为秋瑾终于过了新鲜劲儿，躲在暖被窝里睡懒觉了。

怎么会呢？她其实是跑到大院对面的塔山上去晨练了。

早上起来，冲着塔山奔跑，全身不久就热乎起来了。山顶，越王台，在那里挥拳叱咤，裹着山风，迎着朝霞，秋瑾的声音，彻底脱离了稚嫩的童声，开始有了成人的声调。

所有人都被感动了。

大家纷纷议论：「这孩子的毅力和决心，真是很不一般呢！

男孩子习武晨练，搞不好会比她更早放弃的。」

有人甚至逗哥哥：「你怎么不起来晨练啊？可以和妹妹比试一下。」

哥哥总是很不高兴地扭头就走，嘴里嘟嘟囔囔：「我也起得蛮早的……不过我在读书，我很忙，要好好准备以后的考试……。」

其实，那年头大户人家里没有几个男孩子要学武。他们不久就要优雅地梳理着他们的长辫子，文绉绉地走路，文绉绉地说话，一家推一把，便文绉绉地倒下去……。

### 3、「中国男人太文弱」？

坚持晨练了数周以后，秋瑾内心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一天，秋瑾和妹妹逛街，迎面走过一个魁梧的北方大汉。

秋瑾竟然毫不羞涩地直直地望着他的背影。

妹妹笑她：「人家都走远了，你还盯着看啊？多不好意思！」

「你不觉得那人好威武，很像个男子汉吗？」

「嗯，好像不大见到这么粗壮的人呢。不过，我们绍兴是文人之乡嘛！」妹妹有些不以为然。

「文人之乡？那就应该长得苍白无力的？我听说，有个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，中国的男人都太文弱了。大概就是我们江南这一代男人的模样了——身穿长袍，手执书卷，一步三吟的。这个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，『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』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而且，他还十分惊讶，觉得我们这个帝国里，

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个女人，无论是外貌气质，还是内心的情感流露，看起来全像是十分温柔的女子！」

「你听谁说的？」

「表哥，四舅的儿子啊。」

「噢，他啊！」妹妹把嘴一撇，「你听他乱说什么呢。那天我听爷爷提起他来，很不满意呢。说他老是练武，耽搁了学习儒术经文和背咏诗词，将来大概是没什么出息了。」

秋瑾听了不依：「你不觉得现在都没有猛张飞了？所以大家才特别喜欢抱着有猛张飞的小说读呢。男人，就是要文武双全才对。光会念诗，多没意思啊。」

妹妹争辩说：「我就是比较喜欢文绉绉、白净净的书生！猛张飞嘛，演演戏，看看就行了嘛。」

[禁书网](https://goo.gl/C6xxGf) [大陆直连](https://goo.gl/C6xxGf) <https://goo.gl/C6xxGf> 看 [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](#)



晚上吃过饭，姐妹俩跑到祖父住的三进屋，把这件事情讲给祖父听。

「哈哈，你们还为此事情争论啊。」他摸了摸两个女孩的头，扶正了妹妹头上漂亮的金簪，说：「你们都出落成这么美丽的大姑娘了！可别学你们表哥。」

这会儿，祖父眼睛里浮现出了习武青年的形象，就像《水浒传》里描写的，「自幼习武，身刺九条青龙，手使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……」。

祖父摇了摇头，说：「常言道，文人抑武，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情都是粗人干的。看你们的哥哥多好，他读书读得好，以后肯定会考上进士的。」

那年哥哥已经快 18 岁了，真是逼近了考试的年龄。看来哥哥将来要当个文人，和祖父和父亲一样，以后要做官的。

「什么是『文人抑武』？」妹妹不解地问。

「文人抑武，就是文人耻于和武人为伍的意思。」祖父这么说，也间接地表示了不怎么赞成秋瑾早晨练武的事情。

秋瑾没吭声，心里却不服气：哼！只会吟诗不会刀剑的男人，简直不是男人哩！

也许正因为看多了当今男子和女子的柔弱形象，反而越加希望像刀刃一般地强。那种无病呻吟、哼哼唧唧的扭捏作态，她甚至还相当讨厌。当时还有机会读《红楼梦》，不然秋瑾少不了要奚落林黛玉几句。

秋瑾，当然还是个女孩子，还会照照镜子，偶尔也会在光洁的头发上插个金簪。

但她越来越不在意这些事情了。

更崇尚，龙的力量、鹰的勇气。

#### 4、表哥家的大院

秋瑾悻悻地退出了祖父的房屋，直径走到妈妈的屋子里，边走边盘算着将要对妈妈说的话。

「妈妈，我想去萧山看外婆。」背完了今天的课文以后，秋瑾这么说。

「哦？好啊。」妈妈看了一眼秋瑾，说：「我看，你也是想去看看表哥吧？」

秋瑾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前不久，父亲去北京上任后，妈妈曾经带着秋瑾兄妹三人去过萧山一次。萧山在绍兴的西北方，要走五十多里路。

他们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。外婆和四舅家住的不远。他们也常去拜访四舅一家。

四舅是表舅，妈妈的表哥。

四舅家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，秋瑾跟着他，一口一声地唤着：「表哥，表哥」。

妹妹悄悄对秋瑾说：「表哥好像比较符合你那个男子汉的标准吧？」

两姊妹为了这句话还打打闹闹了一番。

让秋瑾兄妹惊奇的是，四舅家里住了好多外人。

「表哥，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」

「老师。」

「哦，你们家真了不起。我家的私塾先生，都是早上来，晚上回去的。」

「他们不是私塾先生。他们不教书。」

「那，他们教什么呢？」

「他们教武功啊。有的教骑马，有的教剑术，有的教武斗，比如棍棒、空手道什么的。嘿——嘿——！」说着，表哥就挥拳比划起来，胳膊猛地一伸一拉，在秋瑾眼前划出了一阵阵风。

「啊！」秋瑾嘴巴张得大大的，「那，你每天都跟他们学习吗？每天要学多久？」

「差不多每天都学。一大早起来就要锻炼，一直练到太阳落山。不过中间会抽出时间来读一点儿书——只是一点点儿了。有时刮风下雨，我们还要做一些特别艰难的训练呢。」

「什么特殊训练？」

「比如在大雨中奔跑，看谁跑得快。要么就是在雷电交加中骑马斗剑。黑云下，相互看不清，只能凭感觉，几乎是闭目闻声。那时候，刀剑划出的都是道道白光！」

秋瑾听了大为兴奋：「我要是能看看你们怎么上武功课就好啦！」

「课堂上没有女孩子啊。再说，就算你妈妈同意让你看我们上课，老师们还不一定肯呢。他们可都是毫不含糊的老师，上课时厉害得不得了，他们吼一吼，你都会吓得浑身哆嗦站不住的！」

秋瑾的嘴巴撅了起来：「我哪里会那么不中用呢？我都快15岁了！」

她应求着：「表哥，替我和四舅说一声，我就看一次嘛！」

那天晚上，秋瑾赖在表哥家不走。

四舅终于说：「就让她看看吧。对她是个新鲜事呢。」

第二天，秋瑾扎扎实实地看了一整天习武的训练。

哇！只见满大院子里七星流火，喊声震天，眼前人影飞来飞去，目不暇接。无风的日子，大院里却像是刮起一阵阵强劲的风。

秋瑾看得眼如牛铃。

一节课上，老师让表哥练单腿立，硬是半晌时光里不让表哥放下腿来。秋瑾盯着汗淋淋的表哥，拼命咬着嘴唇，那节课上完了，秋瑾的嘴上都咬出了印子。

老师们认真做示范，不停地纠正、鼓励。但也常常厉声呵斥。站在一旁的秋瑾虽然没有被吓得浑身哆嗦站不住，但确实心中怦怦乱跳，擂鼓一般。

从萧山回来，表哥家的大院就经常在秋瑾的脑海中出现。

这会儿，她恳求着妈妈：「妈妈，我想去萧山看外婆和表哥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啊？」

「瑾儿，过两天就去吧。」

妈妈奇怪，都答应了，秋瑾怎么还不走？她的眼神里好似充满了另一个期待。

「妈妈，这次去，我不要只去几天。我要住在那里，跟表哥他们一起学武艺，我还要学骑马！」

「啊？」妈妈这才意识到秋瑾萧山行的真正意图。

「可是，女孩子家……」



「哎呀，妈妈，怎么老是女孩子家、女孩家的。你看我自己早上起来锻炼身体，都坚持了快半年了。我不是说着玩的，我真心喜欢呢！既然我这么喜欢，干吗不给我找个老师和行家指点一下呢？听说，表哥家的武功老师，个个身手非凡！」

「其实，你四舅本身就是个身手非凡的武功好手哩，他在萧山无人不知，远近闻名。」妈妈盘算起来，既然秋瑾这么喜爱习武，不如让她四舅指点一下了？

## 5、拜师

这次，妈妈只带着秋瑾再次来到萧山。两人还带了包袱，里面是秋瑾的换洗衣服，角落里，还有一团干净的裹脚布。

到达萧山的那天，是个晴朗的春日。

秋瑾心情好极了。她边走边回忆着四舅大院里习武的情形，兴奋地想，我也要使棒、舞剑、倒立……，我还要恳求四舅教我骑马。啊，骑马驰骋，那该是多么潇洒威武啊！

她对妈妈说：「先把我送到四舅家去吧，明天我一定会去看外婆。」

见妈妈同意了，秋瑾兴冲冲地一路小跑，直奔四舅家。

突然，她们发现前方有一群人堵在路口，嘈杂的声音传过来，似乎都是呵斥和对立。

妈妈拉起秋瑾的手，赶忙走过去观望。

「宗勋……！」挤进人群里的妈妈失声叫出四舅的名字来。

秋瑾一看也立即惊呆。

大圆圈中，站着一个人。他赤手空拳，横眉竖目，只守不攻。他周围起码有十个年轻人。中间那人，正是四舅。

他在和十个年轻人格斗。

围观的人说：「这几个小子都是我们乡里的无赖。今天他们竟然合伙挑衅单老四！」

秋瑾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眼儿。她有点担心起来。一人对付三四个，那也是武功好手才能做到的，可是现在四舅要对付十个人！

不过，看着看着，秋瑾渐渐不担心了。她看到，四舅一会儿轻巧闪躲，步伐好似舞姿，但不乏刚毅；四舅一会儿出其不意，击中对方要害……。过了一会儿，秋瑾开始放心了，显然，四舅很快占了上风。对方虽有十个人，可他们心浮气躁，面色苍白，气息紊乱，已出败相。

周围人也放下了紧张，开始连连喝彩，给四舅助威。四舅一人空手格斗，「噔噔」地发出响亮的弹地之声，居然很快

就把十个乡间无赖都制服在地。只见这些小无赖们双膝跪倒，纷纷道歉求饶。

「好！好！」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。

秋瑾也跟着群众大声叫好，眼睛里快要射出火花了。

她脸涨得通红，满脑子里都是最后的精彩：四舅长啸一声，腾空而起，像是一道飞虹冲天飞去……

事件平息、人群散去以后，妈妈把秋瑾拉到四舅面前：「四哥，我女儿秋瑾想拜你为师，学习武艺。没想到当场看到了你的非凡功夫！」

「你？你要学武艺。」本来笑盈盈的四舅，听了这话不由地退后一步。他端详着站在眼前，比他矮一头的秋瑾。他上下扫描着秋瑾的身段，目光终于落到秋瑾的一双裹住的小脚上。四舅不禁皱起了眉头，「那天你看了表哥他们在

大院里玩耍，心里痒痒，也想来玩玩吧？」口气里充满了疑惑。

秋瑾大声说：「不是玩玩，是真心要学武艺。」

四舅走近了一步，盯着秋瑾的脸孔说：「武艺？你知道什么是武艺吗？武艺可不是花架子，武艺是你死我活的博弈！」

秋瑾毫不退缩，迎着四舅的严厉目光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「四舅，我要拜你为师。请你教我武术、剑术，还有骑马。如果我在训练中打退堂鼓，凭你四舅怎么处罚都可以！」

第二天，表哥的大院子里就多了一个姑娘。

表哥悄声对秋瑾耳语：「放心，我会照顾你。不要慌、不要怕。」

秋瑾白了他一眼：「我慌了？我怕了吗？」

她挺直了胸脯，把手中的棍棒握得更牢了。心里说：哼！让你们看看，我女孩子一点不比你们男孩子差！

武艺老师、四舅、以及所有练武的男孩子们，最初都不把秋瑾放在眼里。老师不对她吼，四舅只是偶尔纠正一下，秋瑾做不来的动作，男孩子们既不笑话也不介意。秋瑾好像是个编外人员，任务就是看热闹，高兴了就胡乱模仿一下就行了。

秋瑾想：「当真以为我只是来玩玩的？哼！做给你们看看！」她认真观察，努力做得和最好的学生表哥一样。表哥单腿立，她也跟着做，不差一分一秒。学剑术，秋瑾的虎口都被震出了血，但她毫不退缩。遇到训练耐力的时候，秋瑾更是咬紧牙关，拼到最后一刻，大部分男孩子都放弃了，她还在坚持。

每天都和男儿们一起摸爬滚打。奋力跳起，落到地面，站立得斯文不动。可人人知道，一双小脚，接触地面的面积小，承受的冲击是男孩子的好几倍。这让她练得倍加艰辛，有时难免发出痛苦的呻吟，有时甚至疼得泪水直落。一到这种时刻，她就想起花木兰，又想起了越王勾践，想象越王勾践如何卧在薪草上，舔着苦辛的熊胆，最后如何雪耻报仇。于是她拼足了气力，高亢一声呐喊，腾空跳跃，汗珠代替了泪珠，在空中划过漂亮的弧线，如细雨般地洒落下来……。

晚上回到自己的屋里，剥开小脚鞋，不仅「哎呀」出声。

震裂的皮肉已经把裹脚布染得鲜血殷殷！

……

几个月下来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也不轻易发表评论四舅惊呼：

「真是不得不对这外甥女另眼相看了！」

——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刚毅、聪明、坚持不懈的女孩子！

## 6、练的不仅仅是刀剑

于是，四舅同意单独辅导秋瑾。

每天早上，秋瑾总是比四舅起得早。她整装肃立在大院里的时候，通常天才蒙蒙亮。

和四舅对峙，两人手中都提着剑，神情严肃。秋瑾已经长到那样的高度，垂手握剑，剑尖直指地面。

两人就这么对站着，四目直视，发出毫不散乱的目光。

偶尔一恍惚，四舅以为眼前站着的是自己的儿子。

咣当！四舅出剑，秋瑾出剑，双剑相交，震得秋瑾右臂发麻。



她皱了一下眉头，剑柄便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
「重来！」四舅喝道：「以为练的是剑？那是练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力！是你的决心、勇气、永不言败的精神！重来！不许有一闪念的动摇和犹豫，出剑！」

咣当！四舅出剑，秋瑾出剑，双剑相交，震得秋瑾右臂发麻。

秋瑾两脚钩住地面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她目光炯炯，仿佛双眼要喷出火花来。

.....

晚上，举不起酸痛的膀臂，脑子里却一直响着四舅的吼声：「以为练的是剑？那是练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力！是你的决心、勇气、永不言败的精神！来！不许有一闪念的动摇和犹豫，出剑！」

心一热，身子也热了。

于是，床头多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「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」

老师在私塾课里曾经这么解释《易经》里的这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——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，即使颠沛流离，也不屈不挠。

学过了六种剑法，又学棒棍，又学刀功，又学空手格斗，又学骑马。然后学马上挥剑。

转眼就到了深秋。

一天傍晚，四舅让秋瑾混在男孩子队伍里学马上剑术。秋瑾反应快、动作灵敏，几个回合就胜利了。她调转马头，兴

高采烈地跑回四舅面前，刚想开口，不料遭到四舅一顿训斥：

「好意思到我这来？」

回头一看，和秋瑾一个「阵营」的一个男孩被人击落，人仰马翻跌落到河里去了。

四舅说：「你给我到河里去罚站！」

秋瑾站到河里去，不一会儿就全身湿透。

四舅说：「记住四个字——生死与共！」说完就转身走了。

没有四舅的命令，秋瑾不敢上来。天减减变暗，冷风袭来，秋瑾身上起了一阵阵的寒意。

她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渐渐悟出了四舅想说的道理：战友有难，一定要回去救他，哪怕自己会死。就是救不了，也不能自己先跑，要「生死与共」。

秋瑾心里惭愧，因此觉得更冷了。

那天晚上，喝过姜汤以后，秋瑾端坐在窗前，认真地想：  
我跟四舅练的，不仅仅是刀剑啊。

刀剑下面亮出的，更是勇气和坚韧！

两人对峙，手中的刀比月亮还要亮！

但是，年少的秋瑾并没有特别想清楚，那刀剑挥动的，不仅仅是风、是雨、是力气，是血泪，还有勇、仁、礼、义：

勇——敢作敢为、坚忍不拔，依靠高强的武艺，可以将勇表现的更加彻底。

仁——宽容、爱心、同情、怜悯，因此不至于成为黷武主义的武夫。

礼——不仅仅具有剑客武士的风度，更是对别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。

义——忠诚、信义、廉耻、名誉，那是手握棒棍马鞭利剑时，心怀的做人要义。

秋瑾一生都特别喜爱刀剑。可是，她致死都没能看清一个问题：刀剑，是快速解决的手段，也会是播种仇恨的工具。

差不多十年以后，秋瑾曾有过一次历史性的与刀剑有关的时刻。

那年她在日本留学。那年陈天华直径径地走到深海里，想以自己蹈海身亡的牺牲唤醒民众。那年日本和清政府联合胁迫日本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……

秋瑾在留学生集会上慷慨陈词，要求大家同心同德，行动一致。说到激动时，她霍地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，插在讲台上说：「如果有人回到祖国，投降满虏，卖友求荣，欺压汉人，那就吃我一刀！」

也许在萧山学武的过程里，四舅不可能对她说他自己也没弄明白的道理：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，不可以强求别人。懦弱胆小的人们，虽有让人遗憾之处，但不应该是刀剑的对象。

不过，勇敢、不退缩、视死如归，这些很多人一辈子也学不会的重要质量，在萧山学武的日子里，在秋瑾心中播下了种子。

冬天来临之前，妈妈来接秋瑾回家。

四舅对妈妈说：「瑾儿是我教授的第一个女弟子，但是，她是我教授过的最好的弟子！」

秋瑾静静地在一旁听着。

妈妈注意到，秋瑾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以前，秋瑾写了诗，得到众人夸奖，她都难免流露出十分得意自豪的神情。

妈妈心想：怎么，她，不过十四五岁，却已经不是对赞扬得意的年龄？

回家的路上，秋瑾兴奋地告诉妈妈学武的种种细节，她说：「回到绍兴，我要每天早上去塔山练习！」

此刻，妈妈一点也没有怀疑。

她对秋瑾说：「你知道了侠，现在又知道了武，这便是武侠了。知道武和侠有一个共同点吗？」

秋瑾摇头，饶有兴味地等着妈妈叙述。

「那便是，它们都有一个公理：自掌正义。」

「自掌正义？」

「对。就是自己掌握正义。不靠皇帝，不靠别人，正义在心中。掌握了武艺，不过就是更有力量来强行贯彻这个正义。有力量的人帮助没有力量的人，这也是仁，因此也是侠。所以，武和侠是相通的。」

秋瑾点点头，但又若有所思：「妈妈，以前你说过，侠士，不一定要长得高大威武。赵氏孤儿里的程婴，是门客，是医生，并不是武士和剑客。我想，他肯定不是高大威武的了？但是，他也是真正的勇士吧？」

「是。他天下无敌！」妈妈这么说的时侯，抬头向远方望去。

远处的天边呈暗灰色，滚雷的声音开始低沈地吼过来了。

## 第五章：女



## 1、追船的女孩

回到绍兴，秋瑾又有了她的塔山、小屋、老师、书本。

她每天清晨闻鸡习武，挥刀舞剑。白天则和哥哥妹妹一同读书学习。

和畅堂周围的幽静，伴随着少女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。

直到有一天——

这天秋瑾外出，进了大院，被妈妈召唤过来：「快看，谁回来了！」

怎么？堂屋中央坐着的是父亲！一丝不易觉察的神情掠过秋瑾的面颊。

「爸爸，这次回来不走了？」

「唔。」

「您不在北京做官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这么说，父亲终于没有筹到买官的钱，也就永远失去了北京的官位。不知怎的，秋瑾反而觉得放下了一件心事，嘴角一笑，走上前亲切地对父亲说：「太好了！您以后不出远门了，这样您可以亲自教我诗文啦！」

「呵呵，我哪里做得了你的老师呢？你这些日子有多少进步，我刚才都听你妈妈说了！像你这么聪明、又很自律的女孩子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呢！不过，咱们全家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了。」

「去哪里？」

「湖南。」 父亲说，他将到湖南去任职。

走了很多山路和水路，全家终于落户在湖南。居住的地方，面积大小和和畅堂差不多。可是，完全没有了家乡绍兴那种湿润、温和的气息，也没有了和畅堂周围那种独特的幽静。

秋瑾不禁对家乡升起深深的怀念。

「妈妈，现在觉得，和畅堂的家真好！我这会儿连上塔山练武的机会也没有了。」

她多次回想过和畅堂附近的鉴湖——湖水清澈，微波荡漾，背面是群山连绵，真是一派秀丽江南风光！

再瞧眼前，太让人丧气了——房子之间都是紧密排列的，歪歪斜斜的一片，简直遮住了蓝天。到处都是商贾小贩，一出门，熙熙攘攘的人声就迎面扑来。路面总是坑坑洼洼的，让本来就十分狭窄的街道，变得更加丑陋。上面走着的，仿佛都是心浮气躁的幽灵。

心情一烦，连湖南的山水也看不顺眼了。

那水、那山、那林，怎么到处是险阻、阴森的感觉呢！

带着思乡的情绪，一天秋瑾漫步走在湘江畔，构思起七绝

《咏燕》——

飞向花间两翅翔，燕儿何用苦奔忙？……

是啊，父亲何苦要到这里来？追求迁升、当官发财，如同燕子一样的苦奔忙……

正想着，耳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：「你是最近才到这里来的吧？」

秋瑾抬头一看，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站在面前。

她长得很好看，笑盈盈地把头轻轻歪向一边。

「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哈，我是这里的老住户了。没有人我不认识！前两天听说，有一家人刚从浙江搬过来，我猜想大概就是你们家了吧？」

秋瑾看了一眼女孩子，立刻觉得有了几分亲近。也许是，这女孩子的口气和笑容里，有自己喜欢的明快和爽朗。秋瑾心头一热，刚才阴郁的心情一下子被驱散了。

从此两人常到湘江来散步。

「妈妈，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！她和我一样，喜欢读书呢。这两天她带我去了好多名胜古迹。我们约好，明天一起去汨罗江！」

「噢，是不是那个老家族陈家的独生女啊？她可是他们家的掌上明珠。」

陈阕生，从此成了秋瑾的姐妹，最好的朋友，第一个女友。

阕生喜好音乐，为人直爽热心，和秋瑾相见不久，两人变得异常亲密了。

两人捧起书本，秋瑾能久久地沈浸其间。好几个月下来，和陈阕生同道切磋诗文，更常常「因子抛欲金针，笑相评；忘了窗前，红日已西沈。」

去汨罗江之前，秋瑾对陈阕生徐徐述说了屈原和楚辞。

阕生说：「你比我大不了两岁，懂得这么多！我以前和祖父去过一次汨罗江，这次，我们俩一起去吧？」

那天两人乘船到汨罗江，阕生兴致勃勃跑来跑去，却发现，秋瑾站在屈原投江的石碑旁，默默凝视汨罗江的深渊，一声不吭。

「秋瑾！」阕生唤道。

秋瑾抬头，阕生吃了一惊，她看到了一汪立即要涌出的泪水。

「哎呀，都是两千年前死去的古人了，干吗这么悲哀呢。」

阕生忙着安慰。

不料秋瑾的泪水索索地滑落下来。阕生伸出手来给她擦泪，秋瑾竟然挡了一下，她斩钉截铁地说：「他没有死！他没有死！」

阕生看着秋瑾的面孔，大气不敢出。

她和秋瑾一起往远处眺望……

他没有死——屈原就站在汨罗江畔，站在弯弯的船头，站在湘江旁的山岩上。

一袭长袍，随风飘舞，苍白的发须倔强地翘立着。他眼里满是血、满是泪、也满是坚定。仿佛，那些恩恩怨怨、是是非非，都不是他和人之间的事情，而是他和天地之间的事情。

天地永恒，他的坚持也永恒。

从汨罗江回来，阇生变了。她开始跟着秋瑾读更多的书，还跟着吟咏秋瑾写的诗句《吊屈原》：

楚怀本孱王，乃同聋与瞽。

谤多言难伸，虫生木自腐。

臣心一如豸，市语三成虎。

君何喜谄佞，忠实反遭忤。



伤哉九畹兰，下与群草伍。

临风自芳媚，又被熏莸妒。

太息屈子原，胡不生于鲁？

妈妈和周围人都有点吃惊。尤其是看了秋瑾刚写的诗词《咏燕》和《吊屈原》，觉得秋瑾成熟得和她的年龄有点不相称。

接着，阌生邀请秋瑾到她家去玩。她家有好多桔子树。秋瑾一来，阌生一点没有大小姐的模样，蹭蹭蹭地爬上了树，给秋瑾摘了满满一篮桔子。

「哇！」秋瑾心里欢呼，和我一样呢！也是个敢说敢干、利索干脆的女孩子！

有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，秋瑾心里暖暖的。她希望，两人一直这么友好下去，亲姊妹一般。

可是，不久两人迎来了一个坏消息：秋瑾父亲将要迁职，全家都要搬到湖南中部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

一向乐观开朗的阕生，竟然好几天都不怎么说话。

最后一天来送行，阕生说：「你到哪里都要和我通信啊。」

秋瑾点点头，没有多说。点头就足够了。她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

秋瑾掏出一张纸说：「我新写的诗《送别》，给你的。」

阕生打开看，不禁抽泣：

### 《送别》

杨柳枝头飞絮稠，那堪分袂此高楼！

阑干十二云如迭，程路三千水自流。

未免有情烟树黯，相留无计落花愁。

送君南浦销魂处，一夜东风促客舟。

第二天，阕生坚持要送行。「再往前一点点，再一点点」，  
恳求着，一直把秋瑾送到离城里很远的江边码头。

码头上，船只终于离去，阕生忍不住跟着船追赶。她伸出  
手臂挥舞着，像是告别，也像是要拖回远去的朋友……

秋瑾站在船头，看着阕生拼命挥舞的手臂，眼睛湿润了。

渐渐，阕生的身影小下去，暗下去，小得成了一个黑点，  
暗得再也看不见……

落泪了。原来，古人写下的离别之情，品尝起来竟是这么苦涩！

在船上，秋瑾含泪写下了《向常德舟中感赋》：

一出江城百感生，

论交谁可并汪伦？

多情不若堤边柳，

犹是依依远送人。

## 2、一生只等这一天

到了湘潭新家，满处都是熙熙攘攘，好像空气都更加浓稠了一般。但，总也找不到阕生的身影。秋瑾因此倍感孤独。

那天，收到哥哥的来信，禁不住泪水涟涟。

哥哥不在湖南。

哥哥有了新生活。

哥哥安好？

来湖南前夕，家里接连发生了几件事，都是关于哥哥的。

他是秋家唯一的儿子，他的事，自然成了秋家的大事。

那年，刚满十八岁的哥哥进入考场，如愿考中了「附生」。

家里放鞭炮庆贺，秋瑾也跟着雀跃，双耳灌满了大家对哥哥

的贺词。她禁不住连连对哥哥说着类似的话：「出人头地」，

「为秋家争光」，「光宗耀祖」……

可是晚间自己独处时，她不禁潸然落泪。考场是个什么样

子？秋瑾忍着一直没有细问哥哥。问了又有什么用处呢？那

地方，我们女子进不去！

这两年她一直自信满满，到处重复着「不输给男人」的豪言壮语。书也读了，诗也做了，武也练了。可如今，竟没有一点儿赢的机会。

没有机会！所以一开始就是输定了的！

因为秋瑾是女子。

谁不知道，聪颖勤奋的学习，秋瑾已经在「文」上远远胜过了哥哥。

谁不知道，耐心坚持的演练，秋瑾已经在「武」上远远胜过了哥哥。

但，哥哥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胜过了她！

——因为秋瑾是女子。

后来，妈妈带来一个年轻女子。妈妈介绍说，这女子是绍兴大户人家的名媛，喜读书、有教养、善女红。

妈妈又说，她将要成为秋瑾的嫂嫂。

接着，红灯笼，大红袍，鞭炮，喜筵，醉酒，欢呼，灯不灭，人不散……婚礼一过，那女子从此姓了秋。

嫂嫂举止优雅，说话得体，马上赢得全家上下的欢喜。

嫂嫂活泼好学，知识丰富，也深得秋瑾的喜爱。虽然比秋瑾年长六岁，秋瑾常和嫂嫂在一起玩耍、吟诗作词。秋瑾的诗集里，突然多出了一大批咏花颂月的美丽诗章来。

关于春天么？她写道：

寒梅报道春风至，鸣啼翠帘，碟穿锦幔，杨柳依依绿似烟。

那么夏日呢？她写道：

夏昼初长，抵扇轻携纳晚凉，欲罢兰泉，斜插素馨映罩钿。

秋天则是：

夜深小凭栏干语，街前促织声凄凄。

还有冬日：

炉火艳，酒杯干，金貂笑倚栏；疏蕊放，暗香来，窗前早梅开。

.....

女孩子的天性又显示出来了：爱花，尤爱水仙。嫂嫂惊讶：小姑竟然可以面对水仙花徘徊许久，秋瑾笑道：「可能这辈子有花癖」。

虽然那段时光短暂，却的确是金色的日子。她们尽情地聊着唐代诗歌的辉煌明亮，宋代词阙的精致婉约，明清小品的玲珑剔透.....



不过，她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对话：

「嫂嫂，你盼望的婚姻，是什么样子呢？」

「咳，自己盼望是没有用？婚姻大事，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啊。不过，我至少暗暗盼望过，对方出自殷实人家，知书达理，最好考得功名……嗯，如果长得也俊秀就更好了！」

「那，认识我哥前，没有想过会自己会喜欢上什么人吗？」

秋瑾只是好奇。

「哎呀，想也不敢想的了！」嫂嫂脸都红了。

其实，两人都知道，在她们那个年代，这是梦，这是诗，不是现实。

可是，比那个年代更早些的时刻，西方已经名正言顺地有了「哪个少年不怀春」的肯定。而大中国，几千年来也流传过很多波澜壮阔的爱情故事呢。

李甲为杜十娘许过甜言蜜语、海誓山盟，还为她举办过盛况空前的婚礼；吴三桂为陈圆圆怒发冲冠，大兵出动，抢回美人；还有，李清照和赵明诚，一生都是优雅地美丽地相爱着的……

不过，细细想来，除了李清照和赵明诚，女人们在所有的故事里，不过都是用来被人观赏的角色吧？大多数古代和近代美女们，得到的最高奖赏，不过就是男人们战利品般的痴爱恩宠。中国人不是常把「淫人妻女」和「夺人财物」相提并论吗？那么不就等于说，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？

「冲冠一怒为红颜」，争的不过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了。

女人啊，几千年不变，横在面前的，仍然是走不尽的伤心路、落不尽的芙蓉泪……

一天嫂嫂突然问秋瑾：「想过嫁人的事情吗？」

「我还小啊！」秋瑾急忙说。

秋瑾不敢想象，结婚——那红盖头一揭，一道闸门一下子就滑下来了，把活生生的世界挡在了门外。

她嘟着嘴抱怨：「真是不公平。我哥可以去考试，可以出去做事，我一点也不比他差，却只能去嫁人！」

「秋瑾啊，」嫂嫂心疼地对她说，「我们女人最重要的事情是相夫教子。考试，是你哥哥他们一生努力和等待的事情；嫁人，则是我们女人一生努力和等待的事情。女人总是要结婚的嘛。」

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小时候妈妈对她说的话：「女人总是要裹脚的嘛。」

五岁开始裹脚时，妈妈曾认真地对秋瑾说过：「女孩子从今天起受苦忍痛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将来嫁个好人家！」

秋瑾突然觉得胸口发紧，这「将来」看来一下子就到了眼前了。她心里升起无限的悲哀，难道，一生等待的，就是「嫁个好人家」这一天？

好似，裹脚——讨男人喜欢——嫁个好人家，这便是女人的一生了！

少女秋瑾当时这么想的时候，还在期望，在不远的日子里，天地会有改变。

她没料到，一百年以后，世界有了她意想不到的天翻地覆，可是在同样的土地上，仍然盛传同样的感叹：「干得好不如

嫁得好」。不少女人风起云涌地花尽毕生精力，只为了一件「终身大事」：追逐和守住男人。就是在 21 世纪所谓最先进的美国，名校女毕业生返校日上最得意的话语也是：「我们嫁了一打哈佛！」

仿佛在说：女人最怕的，不是疾病、战争、流血、饥荒、地震……女人最怕的是没有嫁个好人家！

### 3、父亲带来一个人

湘潭是近百万人口的大县，交通方便，物产丰富，手工业农业发达，商业更发达。

于是秋瑾走在街上，常常觉得这里有一种和家乡绍兴很不一样的气味。

什么气味？铜钱的气味。

这里遍地是商贾。

商贾们大腹便便的长袍下，仿佛揣着一把大算盘，那挂着眼袋的混浊双目里，仿佛都积攒了一辈子的老谋深算。

秋瑾太小，她不知道，就算身揣金算盘，就算拥有火眼金睛，哪个商人都不可能入行三年，就做得风生水起。

那个时代，是人情世故、交情网络、金钱交往的时代，胜负决不单单取决于一个时机、一个头脑——可能这也是好多时代共有的情形。

秋瑾只是隐隐觉得，来到湖南以后，连父亲这么正派、不爱钱财的人，近来都有点变了。

父亲在这里担任湘潭厘金局总办（税务局局长，后来还历任过直隶总督），是个很有权势的官位。最近，父亲越来越

多地说起，某某人是什么大官，和上边大人物交情甚好；某某人生意发达，财富万千，气度非凡……

1. 父亲带了一个人回家。他招呼秋瑾：「来，给这位伯伯请安！」父亲说，这是当地最有名的富商王黻臣，「他家的宅第有几十亩呢！知道义龙当铺、百汇钱庄、大兴茶馆吧？都是他家的产业！了不起啊！他是我们湘潭的第一富翁！」

「过奖过奖！」只见王黻臣笑眯了眼睛，很慈祥地端详起秋瑾来。

这王黻臣身材矮胖，完全是湘潭标准的商贾模样，外人称他为「王二胖子」。秋瑾草草看了他一眼，礼貌地响应着便退了出去。

等秋瑾走了以后，王黻臣把头靠近了父亲，说：「啊，你这个女儿，就是远近闻名的女才子？人们说，她过目不忘，聪明非凡，诗词做得非常好，我当时听了很吃惊，印象深刻。」

可今天见到你女儿，更是大吃一惊。原来她有这么出众的美貌！真是才貌双全啊！这样的女子，千载难逢！」

父亲听了也跟着笑眯了眼，客气地回应：「可惜是个女孩子。若是儿子，她肯定能够考取功名，做官进取的。」

王黻臣则说：「也不一定了。女孩子有女孩子的用途嘛。再说，现在的官吗，也不一定都要考的了……」，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了……

那天晚上，父亲和妈妈在床头窃窃私语：

「这个王黻臣可不是一般的商人。」他知道妈妈出身书香门第，不怎么看得起生意人。

「有什么不一般？」

「这个人的父亲是曾国藩的表弟。」



「啊！」妈妈知道，曾国藩是举国上下大名鼎鼎的人物。他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，是军事家、政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，也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。他曾经担任过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。中国近代史，因为有了他的名字，多了好几波风云。

「王黻臣的叔祖母是曾国藩的祖母。王黻臣的父亲曾在曾国藩的府中当过几年账房先生。」

「可他家怎么发财的呢？」

「曾国藩攻破南京以后，他弟弟征用了十多只大船，运送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漆器珍玩回到湘乡，王黻臣的父亲因为是曾国藩的表弟，加上当账房先生有功，自然分到了比别人更多的钱财，一夜之间发了横财。」

「哦，是个暴发户了。」妈妈对商人还是好感不多。

「别小看人家，后来王黻臣接过父业，广置田产，还开了好多家当铺和钱庄，每笔生意都做得蒸蒸日上。人家不仅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人家很有商业头脑，所以没多久，他就变成了湘潭的巨富。其实，他哪里仅仅是湘潭的巨富呢？他家是整个湘中地区首屈一指的百万富翁！」

「你们今天谈了这么久，好像很投机啊。」

「咳，我初到此地，人生地不熟，多亏他在各方面帮忙、周旋了。我们之间，算是莫逆之交吧。……不过……」，父亲好似欲言又止。

妈妈问：「今天他来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」

「噢，没，没什么了。就是来串串门，闲聊。」

其实，父亲完全知道王黻臣今天来干什么。

这 年头，以为会读书、考试好，就可以做官吗？考不好，只要钱多，什么样的官位都是可以「捐」到的。王黻臣如今富甲一方，却朝中无人，家里几个儿子都没能力通过科举考试。王黻臣很想谋求个官职，很想附庸风雅。他今天来，一是来和父亲套近乎，因为父亲是掌管钱财的高官；二是来探探父亲的口气，打听购买合适官位的 途径。

不过，今天王黻臣见过秋瑾，又生出了一件原先没有计划过的心事。

这件事，王黻臣对父亲只是暗示，但父亲心知肚明。

父亲现在为难，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妈妈开口……

#### 4、妈妈的心事

父亲不开口，妈妈也不愿意开口呢。

可是不开口，妈妈已经嗅到了一股腥味。她的性情开始变得烦躁、变异多端了。

这天秋瑾写诗，妈妈一把夺过书本，说：「写什么写！还不好好做女红！」

秋瑾吃惊地望着妈妈，无奈地拿起了针线。

不一会儿，妈妈又吼道：「不行，你这么心不在焉的，针要戳着你的手的。女人必须会做的事你不可不做，每样都要做！而且每样都要做好！当什么样的才女都没用，你终归要嫁人的。你手里拿着针，心里想着别的事情，这怎么行！」

秋瑾苦笑着对妈妈说：「妈妈，你可是做什么家务活都会做的，那么你可是个『家务才女』了，妈妈你很快乐吗？」

不料这么一说，妈妈突然拉下了脸来，背过身去。

「妈妈。」秋瑾怯怯地唤，始终看不见妈妈的神情。

「你好好做针线！」妈妈仍然背着身，脊背却有些抽动。

秋瑾觉察出来了，妈妈最近很不高兴。尤其是，如果提起新来的女婢来，妈妈的眉毛眼睛都变了形状。

不久前，家里来了一个女孩子。

「大小姐，以后多多照应。」女孩子很恭敬地给秋瑾鞠了一个躬。

秋瑾听说了，这个姓孙的女孩子来自老家乡下，是新来的女婢，帮吴妈做事情。她比秋瑾还要小一岁。秋瑾当时想，人，真是生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啊。我衣食无忧，深受父母的宠爱，可眼前这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，就要到外人家去伺候别人一辈子了。

这个新来的女婢，年轻热情，做事十分麻利。她红扑扑的脸孔一出现，好像暗暗的堂屋都亮堂了一些。她跑里跑去掀动的声音，也像是掀起一阵清新的空气，让院子里不再死气沉沉。

青春就是好啊！像盛开的花，人人见了都眼睛发亮。

妈妈也很喜欢这个新来的女婢，手把手地教她做事情。

可是最喜欢的，还要数父亲了。秋瑾看到，每次新来的女婢的声音响起的时候，父亲就有点走神……

1. 秋瑾跑到厨房拿东西，突然听到一阵议论：

「秋老爷如果有这个意愿，那是你的福气啊！」说话的是吴妈，听话的正是那个新来的女婢。

只见女婢头低得很深，借着光，秋瑾看得出她已经满脸通红。

「你们在谈论什么呢？」秋瑾问道。

吴妈立即不做声了。

难道？……

那个年代，大户人家都是妻妾成群，中年的父亲娶个小老婆，不算是惊天动地的新闻。

可是，这个女孩子比自己还小一岁呢，将来要做自己的庶母？秋瑾一下子懵了，觉得十分别扭。

哥嫂来探家，秋瑾赶忙把嫂嫂拉到一旁，悄悄地问：「你看这件事情可能吗？」

「当然。中年男人都喜欢年轻的女孩子呗。」

「那，是不是我妈太老了？」

「咳，女人的价值就是年轻美丽了。中国人对中老年女人，可是历来残酷得很——当然了，慈禧太后是个例外。」

「不过，妈妈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啊。妈妈这么尽心尽力……」

「秋瑾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如果父亲娶妾，妈妈仍旧是大老婆，父亲娶的是小老婆。大和小，地位有根本的区分。」

「可爸爸毕竟是个地方官呢，就这么大胆公开地做这件事情？」

「这有什么稀奇？当官的这么做的不少呢！」

「是不是……爸爸不喜欢妈妈了？」

「也不是吧。可能父亲想再生个男孩？妈妈已经48岁了。」



「哦，女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……那这样的话，即使『嫁得好人家』，也不一定终身快乐呀……」

那个年代，少女们视婚姻为全部的生命，一生只有一个职业：做丈夫的妻子。

「嫁 得好人家」，曾经是千百年来多少女人都信奉的的语句。秋瑾这时霍地明白，就算「嫁得好人家」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。「妻子」这个位置也不是个安稳温暖、一成不变的地位呢。跨进婚姻那道门坎以后，还有别的门坎要跨，而且人生还不知道要跨多少个门坎。嫂嫂说过，有的男人可以娶上好几个小老婆，一直娶到孙女 辈……

秋瑾觉得头昏。

五岁时的誓言，已经放弃了一段时间的誓言，再一次地敲响了：不要做女人！下辈子要做男人！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要做男人！！！！

知道了妈妈的苦楚，秋瑾对妈妈的脾气也就容忍了许多。有时候她还撒娇地搂着妈妈，说些女儿的可心话儿。有时候，她又这么对妈妈说：「我以后要立志图强。哼！靠男人吃饭，才是一辈子受欺负呢！」

妈妈本来愁苦的面孔，听了这话不由地绷紧了，像是听到什么警报似的。她连忙说：「不可以有这种想法！」

妈妈又叹了口气：「咳，这年头，有头有脸的男人，有几个人不纳妾啊？」

怎么？秋瑾盯着妈妈看，难道，妈妈已经准备迎接「第二夫人」了。

妈妈抚摸着秋瑾如丝的黑发，心平气和地解释说：「千百年来都是如此。男人主外，女人主内。其实男人也不好当。男人要养家糊口，要对付外面的压力，也十分不容易。再说，人说夫贵妻荣，就是说男人要拼到一定的程度，才可以让自己的家人有生活保障，当妻子的才会觉得荣耀。」

言下之意，父亲是这个家的功臣，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家里的事情，包括决定是否纳妾。

说得好听！秋瑾不服气地想：至少他们有机会去拼一次啊。那么，为什么不给我们女子一个同样的选择机会呢？而且，因为被人夺走了机会，女子一生就该在家里受委屈、任人摆布吗？

## 5、高悬的大闸门

不久有了传闻，父亲要当直隶总督了。又是一次荣耀的迁升。

这些天，父亲笑容灿烂，行为也不怎么拘束了。秋瑾偶尔撞见，他和新来的女婢亲亲热热的，完全没有了顾及。

据说，父亲就要迎娶新人了。还据说，父亲如果这次去外地就任，只会带着新人去。

妈妈这边，好似已经度过了郁闷的时期，她开始按部就班地消磨起自己的时光来。

秋瑾禁不住对妹妹发泄出堆积的怨言：「真恨自己是个女孩子！没地位，没自由，这和笼中的小鸟有什么两样！」

「可是不呆在笼中的话，我们不能养活自己啊。」妹妹这么说。

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上学和工作，我们缺乏谋生的本领，所以只能依靠男人吃饭。」

这话不知怎么传到父亲那里去了。一天父亲气哼哼地把秋瑾找来：「《女诫》看了没有？记住了吗？」

「不但看了《女诫》，还看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」秋瑾从容地答道。

「看了这么多书，怎么忘记了这句话：『女子无才便是德』？」

「可是，写《女诫》、编《汉书》的班昭就是女子啊！还有蔡文姬、谢道韞、李清照，她们都是才女呢。如果说『女子无才便是德』，《汉书》就编不成啦！」

父亲没料到秋瑾这么当面顶撞，简直要发脾气了，正在这时，仆人进门报告：「老爷，有人来拜访。」

父亲一甩袖子，示意秋瑾退出，急着去应客了。

秋瑾走出堂屋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父亲，不服气地小声嘀咕：「不对就是不对嘛，发脾气就能让人心服？」

家里常有人来拜访，来人都是点头哈腰的相同姿势，秋瑾不爱看。她常想，这大中国，就靠这批人来掌管发展吗？唉呦呦，那恐怕是毫无希望的了！想到这里，她常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

走到院子里，却听到刚好回家的哥哥在招呼：「来，秋瑾。你看到刚才那个客人了吧？」

「看到了，怎么了？」

「他可是为你而来的！」

「为我？」

「是啊，这个人是替曾国藩的孙子曾五爷传话的。这个……」哥哥说到这里不说了，他诡异地看着秋瑾。

「快说啊，真是的！」秋瑾不由地推了哥哥一把。

「好吧，我告诉你。是这样的。曾五爷要做媒人，给你提亲！」

什么！秋瑾大惊失色。

什么曾五爷不曾五爷，和她秋瑾没关。可是成亲这件事情，给秋瑾当头一棒，让她不知所措。

难道，自由自在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？

难道，我要从此要离开父母，去跟一个陌生人？

「那个人可是相当不错的！」这边，父亲和妈妈异口同声。他们数着：王黻臣最宠爱的小儿子王廷均，相貌出众、就读于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，通八股，善文墨，脾气温和，有什么不好？而且，王家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富贵！

父亲又说：「人家非常赞赏你呢，说你是个女才子，而且秀润健朗，绝对是椒蓼多子之相。你和王廷均不仅门当户对，而且相貌爱好脾气秉性都相近，这门亲事很如意啊，我打算答应下来了，呵呵……」

父亲「呵呵」，秋瑾的心却一下子沈到了谷底——好似这是父亲成亲，她秋瑾怎么想，一点也不重要。这么呵呵一声，她的一生就被彻底卖了！

这边，妈妈苦口婆心：「相信媒人之言，就是最大的孝，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就是遵循妇道。」



「再说，媒人可是曾国藩的孙子啊！这是什么样的面子！」

父亲受宠若惊的面孔扬起一股得意的神情。

秋瑾紧闭着嘴巴不吭声。

她无奈。在她那个年代，要求学武、上私塾，已经走得挺远，违反父母意志不成婚，简直和造反一样，万万做不得。

毕竟父母是真心爱自己的，他们养育了自己十几年。

她惊恐。头上，仿佛悬着个大大的门闸，门闸落下，就会把活生生的世界挡在外面了。

怎么能够挡住这个大闸门，让它不落下来？

秋瑾突然觉得，自己的两只臂膀那么羸弱，闸门千钧万铤，臂膀却像细细的两根稻草。双脚虽然紧紧地踏在地面上，但，那是十几年来被辛苦裹缠、无限勒索的小小双足。它上面现在又多裹缠了一道厚厚的不可挣脱的锁链——孝道。

和坚实的大地相比，和不可掌握的动荡相比，这小小的双足，莲花一样的香足，真像是两片的花瓣，一碾就碎。

.....

下雨了。是春雨，但却愁苦滴滴。

于是含着泪写下：一番风雨一番愁。

尾声：梦

### 梦 1：清晨飞鸟

作为青春女子，秋瑾从来没有品尝过情感的滋味。

这样的状态竟伴随了她一生：在短促的三十一年岁月里，甚至没有一块飞闪而过的感情片断。

而她竟是这么美丽出众、才华横溢！

婚期逼近了。

没有美好的想象，却总是做梦。

最常梦见的是鸟——那种可以自由翱翔的动物。

和天空相比，鸟儿渺小得如一粒细沙，但她却可以拥有整个天空！

她通常无声地飞翔着，因为她没有什么需要喧嚣、张扬、发泄的。她只欣赏静静地飞翔，有时候两只翅膀甚至并不扇动。

于是有了安静的呼吸，安静的观望。

最美的时刻，是在清晨飞翔。因为，在清晨里，将告别黑暗、寒冷和孤独，在清晨里，东方将有冉冉升起的太阳。

梦中秋瑾借着鸟儿的翅膀期待：若是给我自由，让我飞翔，那么婚姻就不是个大闸门了。

梦中她又借着鸟儿的眼睛盼望：若是给我一个赵明诚，有一生和谐相知、温暖安稳的日子，也是我的福气和幸运了。

又梦见了谢道韞——

她和我一样呢，是个宦官家庭的女子。

她和我一样呢，喜爱诗文，才华卓人。

谢道韞是东晋大臣谢安的侄女。有一天，谢安正和家中的侄儿们讨论诗文，忽然看到门外大雪纷飞，便欣然出题考试晚辈的才情。他问道：「白雪纷纷何所以？」侄儿应声答道：「像是在空中撒盐一般的啦。」侄女谢道韞却说：「那不就像是随风飘起的柳絮吗？」（未若柳絮因风起）。谢安对侄女佳句赞赏不已，直赞她妙想天成。

有才华，是谢道韞大幸，也是她的大不幸吧？她后来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，却偏偏这人陋弱怯懦无才，那颗平庸至极的脑瓜，最后被乱兵砍下……。

秋瑾的梦里，不知为何，竟让谢道韞向往起本不是一个时代的鲍参军了。鲍参军（鲍照）是南朝大诗人，他才高八斗，心雄四方，却因为出身低贱，终其一生不得出人头地。秋瑾在梦里梦见：谢道韞固执地想念着鲍照，希望和这样的人结为连理。

……

后来，梦里总是会有鸟。

一个未知世界正轻手轻脚地朝她走来。她看着，一只小鸟飞过一条长河，朝对岸的尖塔和穹顶展翅而去……

再后来，梦的依旧是鸟，却被困在精致美丽的鸟笼中，隔着栏杆，鸟儿仰头眺望着望也望不到的天空。偶尔鸟儿会发出呼叫，都是一样的呼叫：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！

她开始惊慌：莫非，我会成为一只笼中困鸟？她担心，在紧接着的无梦的日子里，会告别被父母宠爱的亲密河流，周围渐渐被冰冷陌生的浊水所包涌……。

果真以后的婚姻是一场噩梦。

过了几年自由奔放的少女生活，结婚以后秋瑾成了笼中的鸟儿，绝望地乱飞乱撞。王家的气氛，哪里能和绍兴无忧无虑的日子相比？婆婆的吹毛求疵，公公的爱钱，丈夫的无能幼稚，王家为儿子买官升迁的陋行，都让她这个远近闻名的美貌才女极度失望和厌恶。

在秋瑾看来，她的丈夫不仅无才，而且懦弱，不仅不务正业，而且眠花宿柳，不仅虚荣，而且俗气满身。秋瑾因为到戏院看戏，遭受丈夫的打骂的时刻，她的心便彻底地冷了。

于是，她的生活因为结婚而堕入崖谷，沈陷冰窟……

她后来写下过如此诗句：「可怜谢道韞，不嫁鲍参军。」

又写过：「知己不逢归俗子，终身长恨咽深闺。」

又写下《采凤随鸭》、《囚徒入狱》……光看标题，就知道那是一种多么沉重的悲愤！

当不了男人，却平静不了一颗激荡的心，一个聪明的头脑，一番超常的胆识。男女的不平，对秋瑾来说是第一个梗在心头的刺。她仰天长啸：「天生男女原无别，岂独男儿气概雄？」她恨苍天「强派作蛾眉」，写下《满江红》：「身不得，男儿列，心却比，男儿烈！」

后来终于写就《精卫石》，副标题为「汉侠女儿」。这首针对妇女识字少的特点所写的弹词剧，里面字字句句都是不幸女人的强烈控诉。

.....

其实，秋瑾的丈夫并非恶魔。他寻花问柳也因婚姻痛苦所致。他崇拜秋瑾的才华，但致死没有得到秋瑾的一分爱情。秋瑾被处死后几个月他就病逝了，就算是受惊吓而死，也多少和夫妻情谊有关。

只是，他们不是一类人。他，器小如杯盏，她，心雄如江河。如同秋瑾的友人后来评价的那样，「这么一代奇女子，志气之大，眼界之高，一世无几，她怎可能唯唯诺诺长守闺门，米盐琐屑以终其身呢？」

但是，「每一个生命都有裂缝，如此才会有光射进来」。



如果，秋瑾果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，或是赵明诚，或是鲍参军，她可能就不会弃家远游、参加革命了。那么，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秋瑾。

婚姻给秋瑾生活中带来了巨大的裂缝，但正因为这个裂缝，巨大的光芒照射进来了。

有了裂缝，有了光，便有了一番醒悟：她从此明白，作为女人，婚姻感情不是全部，外面有更大的天地。

## **梦 2：远方的友人**

梦的气息久久萦绕。

多次梦到不曾再相见的友人——

「哈哈」，一串笑声响起，陈闳生快乐的身影一下子跳到眼前。

「走，到我家去！我爬树给你摘桔子吃！」

好哇好哇，两姊妹手拉手地跑了出去。

那时的日子多么阳光明媚！一串串脆铃般的笑声落地，一篮篮桔子也落地。

陈阼生蹦到秋瑾面前，虚张声势地大叫着：「开吃啦！」

.....

突然，梦里的天暗了。

秋瑾再次路过长沙去找陈阼生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大红门。

问路人，人人摇头。

陈阼生，你在哪里呢？

惊醒时竟是一身冷汗。

没料到，噩梦成真。

四年以后，秋瑾路过长沙，想起了这个梦，萌生了探友的心情。她执意要在长沙歇息，不顾丈夫的不满，她下了船一路向陈闳生家中奔去。

房屋依旧，但门前杂草丛生。茂盛的桔子树依然树立，枝叶却蓬蓬地伸出了墙头。上面挂满了桔子，好似无人摘采。怎么，没有我在，闳生竟失去了上树摘桔子的兴致？

忽地心里一下子抽紧，赶紧算，陈闳生今年二十岁了，也到了婚嫁的年龄。也许，她已经离开，再也够不着家里的桔树了？

不安的手终于敲响了陈家大门。开门的是陈阋生的母亲。

进入陈家，才发现这院落里已经不再有生气，到处是孤寂寒冷的气味。陈阋生的父亲躺在病榻上，猛烈地咳嗽着。

请过安，连忙问：「阋生妹妹呢？她大概嫁人了吧？」心里仍然存着一线美好的愿望。

不料两位老人泪水涟涟，泣不成声。

秋瑾脸色乍白，心狂跳，终于知道了不幸的结局——陈阋生出嫁，夫妻不和，某天遭受丈夫殴打，阋生终于吞吃了大量鸦片，前不久刚刚离开人世。

一路回来，头晕目眩。山河依旧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却这么轻易地走了……

她不断地想：世尘如同深深的泪谷。不然，那么开朗活泼的陈阋生，怎么会自杀身亡呢？由此她更加痛恨起旧式的婚

约来。都是这个媒妁之言的婚姻啊，把我们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横横割断了！也割断了我们姊妹之间的联系和友情……

一路顺着江水回家，为再不相见的女友写下了如泣如诉的悼念：

欲将满眼汪洋泪，

并入湘江一处流。

……

从此更加视旧式婚姻、三从四德为恶魔。于是有了后来的《中国女报》、女通学堂。女子平等解放的宣言，是她后来不多的岁月中一直竭尽全力呐喊的声音：「天生男女、四肢五官、才智见识、聪明勇力、皆是同的，天职权利，亦

是同的」，「革命当自家庭始」。在最后的几年中，她穿男装、放足，并号召妇女学手艺、生活独立。

每一次呐喊，心里都响起好友陈闳生年轻而脆脆的呼唤声。

### 梦 3：水深浪阔

梦里常常回故里——

绍兴河多桥多，一眼望去到处是小桥流水，枕河人家。

老百姓们过着寻常日子：两个大爷在小茶几上走马飞象，几个大嫂忙着翻晾芦席上的干菜，一群少女赤脚站在水里洗菜洗衣，不时咯咯地嬉笑打闹，石头铺着的小巷里，传出

琅琅的读书声，太阳高照的中午，商街上开始沸腾……整个绍兴，到处都是清脆的吴侬软语，像一圈圈涟漪在水面荡漾。

.....

却没想到，不久的将来，这样的情形就真的只是梦了。

所有的山河都被践踏，绍兴也变了模样。

清朝的讲和、列强的蹂躏、帝国的腐败、还有戊戌变法的失败，都让山河黯然失色。

秋瑾前面总是变化多端的世道、疾苦不安定的民众。她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世上有这么多屈辱！

后来，这绍兴的山水就有了另一层意义。在那里，秋瑾掌灯夜谈，秘密会友，制造武器，商议重大行动……绍兴也是她身首异地之前最后遥望的土地……

梦里也出现过京城——

皇帝、城墙，以及那里面看不到的皇族。

群臣一如既往，山呼万岁，参拜如仪，奏章纷呈。

还有考场、看官。

每三年有一次科举考试。梦里的秋瑾穿着一袭男装，顺利通过三场大考。

却没想到，梦境在现世里有假有真。

她后来果真两次去北京小住，在那里结识了最优秀的一批人、最优秀的一批书。

有人送来翻译的外国书籍，秋瑾第一次知道了欧美妇女运动的果实，让她十分羡慕向往。还有严复的《天演论》，书



中强调物竞天择、优胜劣汰、生存竞争，呼吁强国必先强种，母亲健康然后才有儿女健壮，又提倡女子体育和女子教育，这些见解让秋瑾相当兴奋。

就连东西方下跪文化的区别，也让秋瑾大开眼界：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访，乾隆皇帝硬要人家下跪，因为这是大清文明的基本礼节。英国人坚决不从，说「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」。

秋瑾兴奋地想：人居然只给上帝和女人下跪！

后来又猎涉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倡女学、论女权的文章，大开眼界。

.....

其实，北京有更多的东西等待着秋瑾，那里有让人深思的地方——谁烧的圆明园？大学堂在哪里？还有，那个斩首戊

成英士的北京菜市口，座立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，为的就是让「万人围观」吗？

不几年，中国有了大动荡，日新月异，风驰电掣，却又仿佛步履艰难，蹒跚滞怠。

突然间，腐败沉闷的北京起了火。那是义和团之火，也是十几万外国军队从西方一路烧过来的战火。八国联军带来了硝烟弥漫、商店歇业、市场萧条，最终洋人们开始瓜分中国的土地。

以前，除了家中的几个佣人，秋瑾没有真正接触过百姓的生活。少年时期，她曾经和表哥他们去参加过农民的秋季收割，也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下河捕虾，上树捉鸟，但那不过是半玩半闹的短期体验。只有在这次的流连迁徙中，秋瑾才真正看到了百姓的生活。

随夫离开北京南下，秋瑾一路看到的，都是烧成废墟的房屋、散落一地的血衣、哀号求救的呼声……「家破人亡」，在这样的景象里，才真正有了它的意义。

秋瑾面对凄惨，终于写不出诗来了……

那年，女儿出世，秋瑾为她取名「灿之」，因为她希望这小小的生命，像阳光一样璀璨，如芝兰一般芳香。

有这样的期望，还因为，科举制度被废黜了，北京建立了「京师大学堂」。

#### 梦 4：灿烂的星辰永不坠落

常常梦到星星——

万点繁星、群星灿烂、晓星闪烁、明星荧荧、银河渐现、北斗高悬、五星交会、众星拱月、满天星斗、繁星耀眼……那样的情景，在梦里一一遇见。

有时候，星星比任何时候都要多，它们既不眨眼，也不闪烁，恬静安详地悬在空中。

有时候，天空却一片漆黑，只有几个残星隐隐闪烁。但它们比任何时候都要亮，都要大，宛如黑色天幕上镶嵌的夺目珍珠。

星星，是那种遥远、不可知、看似微暗却明亮得最恒久的东西。

星星，一点儿也不跟随俗人的脚步——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它都在你的上空伫立着，不曾挪动一寸一分。

忽地想起辛弃疾的词：「星汉无情，天河有意，东南西北相逢！」

醒来以后自问：难道，我要和什么人在天上相逢吗？

.....

果真，她很快就遇到了星星，都是灿烂的星辰。

皓月流空，江山有思。因为有了这些星辰，秋瑾的目光渐渐坚定起来.....

第一组星辰是群星，由六个星星组成。

他们是戊戌六君子：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刘光弟、康广仁。

戊戌六君子倡新学，废科举、学科学，促新政，终于促成皇帝下诏宣布变法，执行新政。不料遭袁世凯出卖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对维新派施行残酷的镇压。谭嗣同拒绝出走，

毅然表示：「外国变法从来没有不流血的，中国的变法流血者，请从我谭嗣同开始！」

那年，变法失败，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的菜市口。

（依稀，当年的文天祥也曾的菜市口被斩，那天也是观者人山人海，死者大义凛然。）

去菜市口的路上，谭嗣同站在牢笼中，从容自若，面无苦色。他步往刑场时，作《绝命词》一首：「有心杀贼，无天回力。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。」

也留下千古名句：

我自横刀向天笑，

去留肝胆两昆仑。

第二个星辰是巨星，光亮无比，照耀千秋。

他是孙中山。

这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，后来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，系统提出三民主义。以后的十年间，他多次策划反清武装起义，屡遭挫折却斗志不减。终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，中国从此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。

那便是著名的「辛亥革命」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革命。[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://goo.gl/C6xxGf](https://goo.gl/C6xxGf) 看 [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](#)

因为有了孙中山，秋瑾开始追求共和的理想。后来，她为了实践这个理想而牺牲了年轻的性命。

孙中山亲自为她题词：巾帼英雄。

那是个动荡的年代，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。

接着，秋瑾就被一连串的星星包围了：陶成章、蔡元培、陈天华、冯自由、黄兴、鲁迅……

最后，她遇到了一颗最近的、最耀眼的、也是最温柔的星辰。

他是徐锡麟。

徐锡麟是秋瑾的表哥，过去却不曾谋面，没有机会亲密。等到秋瑾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仅仅是表哥，而且是光复会的核心领袖。

徐锡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，但偏爱天文算数和习武，他秉性刚强倔强，钦佩古代英雄侠客。十二岁时曾为学练武功，钻进深山老林一去无踪。家人花力气将他找回以后，他最爱



做的事情，就是深更半夜里爬起来看星星。成年后徐锡麟娶妻，数年无子，家人逼他另娶，他坚决带着妻子出逃……

秋瑾和徐锡麟一见面，就发现两人身上流着的是相同的血。他们于是把热血流到一块，在绍兴建立了大通学堂，联络会党，购置枪械，训练骨干，歃血为盟，决心以生命为理想一搏！

无奈叛徒出卖，徐锡麟行动受阻，拼死抵抗突围失败后，终于被捕。

徐锡麟被捕的消息传到秋瑾所在大通学堂，秋瑾开始焚烧文件，布置疏散。

做这些事情，秋瑾手不发抖，心不乱跳，镇静如常。

为什么？因为被捕的是徐锡麟，一个标准的硬汉子，一个面对铡刀脊背不会弯、眼睛不会眨的硬汉子。秋瑾坚信，徐

锡麟可以死一千次，却绝不会出卖一个人！少年时代秋瑾最喜欢的辛弃疾的诗句再耳边响起：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试手，补天裂！」仿佛就是徐锡麟的声音。

但在黑夜里，秋瑾禁不住嘘唏。她知道，这条硬汉子，也有颗温柔的心，在他携带包办婚姻娶来的妻子出逃的时刻，在他拒绝用伤害百姓的方法突围获救的时刻。

她已听说了所有的细节：

清军关闭城门，起义军联系中断，光复军战士拉来一门大炮，希望轰击城门突围出去。徐锡麟看到门外一片民房稠密，马上制止：「这样做会玉石俱焚，和革命宗旨不符。我们即使成功，老百姓也已腐烂不堪。」

被捕后受刑审讯，徐锡麟坚持说：「革命党人多得很，唯安庆是我一人！」

当听说将受「挖心酷刑」，徐锡麟哈哈大笑：「我为重建中国，早置生死于度外，区区心肝，何屑顾及！」

被当作要犯拍照，徐锡麟却说：「脸上没有笑容，怎么留给后代？重拍一张！」态度从容傲慢，让公堂一片肃静……

他死去的那天，被铁锤砸碎下身，心脏被活生生地用利刀挖出，徐锡麟在极为痛苦、濒于死亡的时刻，仍然啐血吟诗……

听说徐锡麟死讯的那夜，秋瑾无眠。

她两眼直直地望向夜空。

那天的夜空，辽阔高远，异常漆黑，上面只悬着几颗孤星。

不禁想，如果真有来世，徐锡麟就是那颗最最明亮的星星，

高高挂在天空，永不坠落！

再一次地，她坚定了对死的从容。

对「死」的看法，其实完全是来自对「生」的信念。

当秋瑾二十多岁去日本以后，对死有了更深的了解。那时在日本旅居，秋瑾特别喜爱起樱花来。曾经不解，为什么充满威武阳刚气息的武士道，会和柔弱美丽的樱花相提并论？

突然一天早上起来，发现昨日的樱花都凋谢了。哗的一下全部掉落殆尽。武士道，樱花凋谢，强调的都是集体行为吧？樱花单个看并不美，就是一起开放，也没有绝尘之艳。它的震撼力，全在于一夜之间全部凋谢，没有一枝贪恋在枝头！

也许，武士就是樱花？一夜之间群体凋零，是无尚的光荣和美丽。

真正的侠士，一生中最渴望的就是这种光荣的死亡吧！

秋瑾曾哀叹，春秋时期的侠客，以死为终极目标，结局都是慷慨赴死；近代小说中的侠客，却个个变成了黑白通吃，早已没有了侠客应有的豪气。中国人，恐怕爱惜自己的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才有懦弱、退却、说谎、出卖、背信、谗过、造假、不忍委屈等等，才有了一切为了苟活而大言不惭的举动。

但，中国毕竟有了戊戌六君子！

如今又有了徐锡麟！

秋瑾骄傲地抬头仰望——

那天的夜空，辽阔高远，异常漆黑，上面只悬着几颗孤星。

她期望，如果自己有来世，将也变成一颗明亮的星星，伴在他身旁……

### 最后的梦：剑与火

终于，她梦到了剑。

那年，妈妈和四舅表哥一起站在路边，看着她佩戴宝剑、英姿飒爽地骑马奔腾，妈妈惊讶地说：「简直看不出这是我的小女儿了！」

曾经用过多少词汇来描述刀剑：玉龙、利器、龙泉、宝刀、干将、吴钩、昆吾、莫邪、白刃、三尺、鲁阳戈……

快要结婚的时刻，怎么会梦到剑？是不是希望有支利剑，可以帮她斩断她不想要的生活？

.....

更多地，她梦到了火。

喜欢火的颜色——通红、猛烈、纯粹无比、不可侵犯。

喜欢火的呼吸——微细烛火，电光石火，蔓山野火，燎原烈火，都一样地绝灭性喘息，拼到最后一粒灰烬！

果真，在她三十一岁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在她被拉到轩亭口去斩首示众的那个清晨，伴随着的是她终身喜爱的剑与火——

起了微风。

她觉得奇怪，不是七月么？怎么不热？

忘了是临晨。

刚从闷气的房间里出来，猛然感到，四周泛着清新湿润的气息，晨雾里却裹着暧昧不明的味道。

雨滴落下来了，星星点点。恰应验了两年前写下的诗：「微雨生新凉，仲夏如深秋。」

在烁日升起前，纵使是盛夏，也总是凉意深深。

因为她对炎热有永远的饥渴！

不如说是对火的饥渴吧？

身边一直有惶惶的火把。现在她被火把簇拥拥着，一步步地往前走去。

天还没亮。火把却把即将出现的地平线拉得更近了。

但，火才是真正的地平线吧？那里，太阳跳出来、落下去，都是火红火红！



没有人可以杀死太阳！

纵是地球毁灭了，也没有人可以杀死太阳！

.....

「跪下！」刽子手们终于把她按倒在平台上。

头顶，是黑重沉默的刑具。

她心静心平，甚至多少有点如愿的感觉——啊！那将用我喜爱的刀剑！

于是，心头一振！

就这样走吧！在大众围观的广场上，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用她一生喜爱的刀剑！——既然不能用火。

一生喜爱的刀剑，那是她十几岁时开始，一大早起来操练过的刀剑；那是她会写诗以后，吟咏歌颂过无数次的刀剑；

那是她近几年来一直佩戴、引以自豪的刀剑。曾经幻想，这刀剑如同荆轲刺秦王的匕首一样锋利、勇猛、在所不惜、流芳百世。

多少次对自己说：要像刀刃一样的强韧。

今天，这是表现这强韧的时刻了！

好吧，就用我喜爱的刀剑！

不久前写下的《剑歌》，开始在耳边回响，宛如擂鼓，鼓声阵阵——

「生死一事付鸿毛，人生到此方英杰。」

「空山一夜惊风雨，跃跃沈吟欲化龙。」

「宝光闪闪惊四座，九天白日暗无色。」

.....

不久前写下的《宝刀歌》，也在耳边回响，宛如擂鼓，鼓声阵阵——

「主人赠我金错刀，我今得此心雄豪。」

「沐日浴月百宝光，轻声七尺何昂藏。」

「宝刀之歌壮肝胆，死国灵魂唤起多。」

.....

于是，步伐更加坦然。

再次向人群望去。没有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于是闭上双眼，垂下头用低沈的声音唤：「可以了。」

这么平静，仿佛是在评价一幅刚绘制好的画、一首刚谱写好的歌。

心里没有一丝的荒凉！

最灰败的身影，莫过于大难临头时的鼠胆、退却、仓皇的吧！

刽子手中的屠刀终于挥立起来了——哐啷！

她身体向前扑倒，头颅顷刻滚落在地，脖颈处，潮水般涌出一股热流来。

哐啷！刀落地，血喷涌，一片鲜红……

血喷涌，轰然出涧，一泻千里……

火一般……

浪一般……

珍珠一般……

曙光一般……

.....

太阳渐渐升上来了，让溅落的血散发出珍珠一般曙光一般的光彩，十分美丽。

那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。

那，是火的颜色。

.....

不久，太阳完全升到了最高点，它明亮硕大，光芒四射，仿佛要引颈高歌.....

（2011 年 6 月 11 日于芝加哥）

参考书目：

《秋瑾：竞雄女侠传》永田圭介价着，群言出版社 2007 年出版

《秋瑾评传》欧阳云梓着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出版

《秋瑾史集，秋瑾研究丛书第一辑》秋瑾研究会编，王去病、陈德和主编。华文出版社 1989 年出版

《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》陈象恭编着，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

《1901 年：一个帝国的背影》王树增着，海南出版社 2007 年出版

《Joan of Arc: The Image of Female Heroism》by Marina Warner  
*Published 1999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*

《New Amazons》by Margaret Weis, *Published 2000 by DAW*

《Fearless Girls, Wise Women & Beloved Sisters》by Kathleen Ragan and Jane Yolen

*published 2000 by W. W. Norton & Company*

《Women War Heroines》by George Forty and Anne Forty *published 1998 by Arms & Armour*

网页著作：

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易中天着

《剑桥中华民国史》费正清着

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费正清着

《革命逸史》 冯自由 着

网页文献：

「清末浙江光复会之铁血群雄」作者：傅国涌

「爱我国矣志未酬 育我身矣恩未报——记秋瑾与她的母亲」作者：  
梁华平

「论秋瑾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——男女平等」作者：刘红星

「上海与光复会 —— 中国光复会成立 102 周年纪念」作者：裘燕江

「辛亥时期暗杀活动与光复会的关系」作者：黎霞

「鉴湖女侠秋瑾」——中华诗词网

「爱国情怀彪炳史册——皖浙起义暨徐锡麟、秋瑾就义 100 周年学术  
讨论会综述」作者：董佳/南京大学,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

「秋女士传」节选， 作者：吴芝瑛

「秋瑾与王金发」 作者：王励军

「凄风悲雨殇中华——秋瑾赴难百年祭」 作者：侯文豹